

弘法四十周年紀念

禮記菁華錄

釋淨空敬題



弘法四十週年紀念

禮記菁華錄

釋淨空敬題



序

禮記一書多周秦人所作其出自西漢人之手者亦十之二三戴氏合而成是編雖列之於經蓋特子部之精者耳其中語意偏宕不合於聖人之大道者所在多有所引孔子之言亦或不足信惟去古既遠典籍淪亡其足以存三代聖王經世之大略者舍是莫屬也至其文章之美足繼左氏傳之後他人無有能及之者唐宋諸文人亦多取徑於此余自束髮受書每暇日無事輒取數篇朗誦一過偶有所得卽丹黃其上積之既久彙而集之名之曰禮記菁華錄古云言禮之家紛如聚訟今所採舊注惟取大意而已不能詳也讀者諒之乙卯九月侯官吳曾祺識

凡例

一向來禮記節本多刪去喪禮以場屋中不以此命題今之所錄專取文之有興趣者不以吉凶爲去取

一禮記四十九篇除大學中庸二篇併入四書內祇存四十七篇今不錄者六篇共存四十一篇

一四十一篇中錄全文者不過六篇餘皆節錄

一注用陳澧舊注專以簡明爲主故多節存比之坊間所刻旁訓互有詳略

一批語專論政俗得失間及文章之事其典章制度必待攷據而明者概不之及

禮記菁華錄篇目

第一卷

曲禮上 曲禮下

第二卷

檀弓上 檀弓下 王制

第三卷

月令

第四卷

曾子問 文王世子 禮運 禮器

第五卷

郊特牲 內則 玉藻 明堂位 喪服小記 不錄

第六卷

大傳 少儀 學記 樂記 雜記上 不錄

雜記下 喪大記 祭法 祭義

第七卷

祭統 經解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坊記 中庸 不錄

第八卷

表記 緇衣 奔喪 不錄 問喪 服問 不錄

閒傳 不錄 三年問 深衣 投壺 不錄 儒行

大學 不錄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聘義 喪服四制

禮記菁華錄卷一

侯官吳曾祺評註

曲禮上第一

此篇所言皆禮之微文瑣節。故以曲為名。如中庸致曲之曲。一偏之謂也。與經禮相對為文。經禮言其大者。曲禮言其小者。然苟小者不具。則大者亦不可行。故聖人重之。通篇分為上下。凡數十節。文法與少儀內則相似。宋儒朱子采其文以教學者。別名之曰小學。亦是此意。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其毋禁止辭君子修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效足以安民乃禮之本故以冠篇

禮以敬為主。故毋不敬三字。是一篇之主。此即文家提綱挈領之法。儼若思。是舉其貌。安定辭。是舉其言。貌言二者。禮之大意。不出乎此。復以安民句。以極禮之效。使人知治平之道。不出乎此。彼六朝間名士。動謂禮法非為我設。所以任其放誕者。無所不至。卒致天下大亂。

豈非不明此理之故哉。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敬之反為敖。情之動為欲。志滿則溢。樂極則反。

敖長欲從。志滿樂極。皆敬之反。苟能戒之。則敬德全矣。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

能遷。賢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之。於其所安而能徙。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善。雖積財而能散。施雖安安而能徙。其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毋苟得。見利思義也。狠。毋求勝。苟免。守死善道也。利。思義也。狠。毋求勝。苟免。

難也。分毋求多。不患寡而患不均也。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疑。事。毋質。即少儀所謂。彼決擇。不可言。據而有之。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尸。居神位。多坐。慢不恭。當如祭前之如齊。

禮從宜。使從俗。禮。時為大。又入國。必問俗。

大凡言禮之人。往往蹈於拘謹之失。故從宜二語。尤為救病良藥。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求以悅人。已失處。心之正。不妄。悅人。則知禮矣。躁人之辭。多君子之辭。不達。意則止。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踰節則招辱。侵侮則忘禮。好事則忘敬。三者皆叛禮之事。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人之所以為禮。故曰禮之質也。信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取於人者為人所取。取法之也。取

來學往教。即其事也。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

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麀。人面豕身。聚。猶共也。獸之牝者曰麀。

無禮之人。至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此一節至為危悚。

古人作文。每有此連類言之。如入後人之手。則必以不離飛鳥不離

走獸為對文矣。

是故聖人作。句。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

也。大上帝皇之世。但貴其德。足以及人不貴其報。其次三王之世。禮至三王而備。故以施報為尚。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

事負者利雖卑賤不者

無禮可以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貧賤之所以懾淫

以內無素定之分而與物為輕重也好。禮則有得於內而在外者莫能奪矣。

中有定主。則外物不能奪也。君子素位而行。即是此一種學問。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就謀於長者而謀議

所為也。長者之前當執謙。虛不辭讓。非事長之禮。

前半皆言禮之意。以下始就其目言耳。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溫以察其寒。凊以致其涼。定其衽。席

省其安否。醜同類也。夷平等也。一朝之忿忘其身。則害及其親。故在羣衆儕輩之中。豈於遜讓。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

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言為人子謂父在時也。古之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

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有車馬則尊貴之體。貌備矣。今但受三賜之命。而僚友官同者。同受故言不及車馬也。君之有賜。所以禮其臣子之不受。不敢並於親也。僚友官同者。

曰執友志同者同師之友其執志同故
執友交遊則泛言遠近之執志同者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

行也。父之執父同志之友也謂之命志也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出則告遠反則告歸遊有常身不他

往也習有樂心不他用也

恒言不稱老。恒言平常言語之閒也自以老稱父母為過於老矣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肩隨並行而差退也

大意專主愛親而旁及敬長之道所謂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

不敢慢於人也。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席容四人長者居席端若五人會則長者一人異席也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主與中席皆尊長之道也行道則或左或

右立門則避棧闈之中皆不敢迹尊者之所行也

食饗不為槩。槩食饗如奉親之類不為槩量順親之心延客及祭祀之類不為

祭祀不為尸。尸取主人之子行而已若主人之子是使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先意承志也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苟訾近於

於諂服闇者欺人所不見名且將加之險以傲幸是忘親也非特忘之不令之名且將加之皆苟道也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親在而以財專己是有離親之心

後世如聶政告嚴仲子之言。可謂深明禮意。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冠純衣冠飾也衣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當室為父後者行之不純采者雖除喪猶純

幼子常視毋誑。可視與示同常示之以不欺誑所以習其誠

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裘之溫非童子所宜裘之偏非童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劔辟咤詔之。則掩口而對。或長者從者

童子背後而俯首與之語則童子如負長者然長者以手挾童子於脅下掩口而對不

敢使氣觸長者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

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先生有德齒可為人師者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鄉長者所視恐有問則即所見

以對也。指則惑見者呼則駭聞者

將適舍求毋固。執平日之所欲而必求於人則非為客之義

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上堂升主人之堂也。揚其聲者使內

人知之也。古人脫屨在戶外。客雖衆脫屨於戶內者。惟長者一人。言有二屨則井戶內一屨為三人矣。三人而所言不聞於外。必是密謀。故不入也。

凡有道之士。不肯發人陰私。故乘人於不覺者。皆所不為。非獨忠厚

之道。宜爾。亦全身遠禍之一端也。

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

而勿遂。入戶然雖視瞻而不為迴轉。嫌於干人之私也。闔木也。入戶之時。兩手當心。如奉扃。然雖視瞻而不為迴轉。嫌於干人之私也。闔皆如前。不違主人之意也。

遂闔之。盡也。嫌於拒後來者。故勿遂。

毋踐履。毋踏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毋踐履。謂後來者不可踣前。先為摳席。提

也欲便於坐故摠之趨隅由席角而升坐也唯諾皆應辭既坐定又當謹於應對也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

帷帷

也薄簾也接武足迹相接也。行而張拱曰翔。

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不橫肱則妨並坐者不跪。不立皆謂不便於受者。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

鄉而扱之。

糞除穢也。初持箕往時。帚置箕上。兩手舉箕。當持時。一手捉帚。舉一手衣袂。以拘障於帚前。且掃且遷。故云拘而退。扱。斂取也。以箕自向。斂取糞穢。

不以箕向尊者。

古人以洒掃為立教之一端。與應對進退並重。後世置此不問。委之

奴僕為之。去古意遠矣。

奉席如橋衡。

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乃奉席之儀也。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

設坐席則問面向何方。設臥席則問足向何方。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東向南向之席皆尚右。西向北向之席皆尚左也。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

非飲食之客。則兩席井中閒空地共一丈也。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止無以也。客按

不敢居重席。故欲徹之。主人固辭。則止。客踐席。將坐。主人乃坐也。

古者坐與跪相似。凡就席之後。自腰以下。以踵承之者。則謂之坐。不

以踵承之者。則謂之跪。故其禮如此。若後人爲之。則不勝其勞矣。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卽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將就席。須詳緩而謹。客儀

以兩手摳揭衣之兩旁。使下齊離地一尺。免有蹶蹶失容也。坐後更須整疊前面衣衽。毋使撥開坐而足動。亦爲失容。故戒以毋蹶也。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跪坐也。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言。盡後謙也。僂暫也。前亦

參錯不齊之貌。長者言事未竟。未及其他。少者不可舉他事。爲言錯雜。長者之說。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取他人之說以爲己說。謂之勦說。聞人之言而附

和之謂之贊。同如雷之發聲。而物同應之也。惟法則古昔稱述先王乃爲善耳。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問結而後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雜亂尊者之言也。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請業者求當習之事請益者再問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也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父以恩師以道故所敬同

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謂己之席與尊者之席相近則應對審也同等於其人

與己無尊卑故不為之起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至而起以時之變也食至而起以禮之行也上客至而起以其非同等也

燭不見跋。跋本也恐客見之

尊客之前不叱狗。不以至賤駭尊者之聽

讓食不唾。嫌人之似鄙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氣乏則欠體疲則伸撰猶持也

凡遇有惡客久坐不去者。恨不以此語告之。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因事有所變而起敬也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復空白也言欲白須

也屏猶退也屏而待不敢干其私也

毋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側耳以聽非恭也。淫視流動邪盼也。怠荒和平高止。縱慢戾

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遊行也。立當兩足狀如箕。舌不可伏。覆任一足

斂髮毋髻。重髮也。垂如髮也。古人

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褻裳。

連用十二毋字。自成章法。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不敢當階為

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就猶著也。屏於側者。屏退不當階也。

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履少者禮畢退去為長者所送。則於階側跪取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閒。兩相歷立者必散。而不成列矣。參出君

之子謹

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栒不同巾。櫛不親授。植者之具也。櫛橫巾者曰櫛。櫛與架同。置

此四者皆所以遺私褻之嫌

自男女不雜坐以下。至女子許嫁笄而字。皆詳言別嫌明微之道。古

人以平治之要。起於齊家。而尤兢兢於男女之際。其旨微矣。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不通問無問遺之往來也。諸母父妾之道有子者。漱澆也。裳。賤服。不使漱裳。亦敬父之道也。

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梱。門限也。內。外有限。故男。不。言。內。女。不。言。外。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許。嫁。則。繫。以。纓。示。有。所。繫。屬。也。大。故。大。事。也。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女子子者。子別

於男子也。專言兄弟者。遠同等之嫌。

古人避嫌之道。雖骨肉之間。兢兢如此。果能守之不失。南山之刺。何

自來哉。

父子不同席。尊卑之等異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行。媒。謂。媒。氏。之。往。來。也。名。謂。男。女。之。名。也。受。幣。然。後。親。交。之。禮。

定分

婚姻爲人倫之始。萬化之原。故鄭重其禮如此。蓋始之不慎。未有能

善其終者。出姜之不允於魯。春秋以爲譏。亦卽此意。

百世不通。自是古禮如此。以此爲防。猶有魯昭之吳孟子。晉平之四姬。可異也。

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月日

娶婦之期也。媒氏書之以告于君。厚其別者。重慎男女之倫。

取妻不取同姓。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卜其吉凶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有見才能卓異也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供具之費而已。非賀也。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常語難及。則避諱爲難。故不用。

男女異長。各爲伯仲。示不相干。雜

男子二十冠而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事父者。家無二尊。故無貴賤。尊幼皆名。君者。國無二尊。故無貴賤。尊卑皆名。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饋進饌也。凡

已而

自侍食於長者。至少者賤者不敢辭。皆少者之禮。若敵以上則不用此。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共食而求飽非讓道也。不澤手者與人共飯摩手而有汗澤人將惡之。

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歎。取飯作搏則易得多是欲爭飽也。放謂食之放肆而無所節流謂飲之流行而不知止。

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咤謂以舌口中作聲毋咤恐似於氣之怒也。毋齧毋其咤聲

之聞也。毋反魚肉不以所餘反於器謂已歷口人所獲也。毋投與狗骨不敢賤主人之物也。求之堅曰固。得之難曰獲。固獲謂必欲取之也。

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揚謂以手散其熱氣嫌於欲食之。急毋以箸貴其匕之便也。

毋嚙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歎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歎醢。主人辭

以篲。羹之有菜宜用挾不宜以口嚙取食之也。絮就器中調和也。口容正不宜以物刺於齒也。醢取食之也。絮就器中調和也。

以上十四毋字。皆警戒之義。而絮羹歎醢。獨及主人對答之語。所以

甚言其不可也。

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嘜炙。

濡肉。穀。之類也。乾肉。脯。脩。之類也。決。斷也。嘜。是食。

也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自從也。齊。皆。

人所親設。故客欲親徹。此亦謂降等之客。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

酌。少者不敢飲。

尊所。置尊之所也。飲。盡爵曰酌。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辭。而非後受。賓主平交之道。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敬君賜。故不敢弃核。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

御。食也。君以食者。君食而賜之。若陶

器。木器可以洗滌者。則傳寫於他器而食之。或其器是。漑。竹所織。不可洗滌者。則傳寫於他器而食之。不欲口澤之漑也。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以食餘之物。變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御。侍也。貳。益物也。以此饋而已。亦為長者設。坐。亦

以此設。故不辭也。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挾箸也。無菜者汁而已。直獸之可也。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為大夫累之。士寔

之。庶人齧之。也。削刊也。副。折也。刊。其皮而折。為四析。亦橫斷之。用麤葛巾覆之。而進也。累。保也。不巾覆也。寔。謂脫花處。寔之者。去寔而

已。齧。齧也。齧之。不橫斷也。此當是公庭禮會之時。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

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不。及。他。事。也。琴。瑟。不。御。以。無。樂。意。也。不。惰。不。為。容。也。不。惰。不。為。容。也。不。惰。

猶。可。食。肉。但。不。至。厭。厭。而。口。味。變。耳。猶。可。飲。酒。但。不。至。醜。醜。而。顏。色。變。耳。齒。本。曰。矧。笑。而。見。矧。是。大。笑。也。怒。罵。曰。詈。怒。而。至。詈。是。甚。怒。也。不。皆。為。忘。憂。故。戒。之。復。故。復。常。也。

此節可與文王世子篇參看。惟文王之不能正履。不特不翔而已。色

憂。不特不惰。不櫛。不琴瑟。不至矧。詈而已。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

不特不變味貌而已。蓋惟聖人能為人情所難。故為人倫之至。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有。憂。謂。親。疾。或。他。禍。患。

水潦降。不獻魚鼈。水。潤。魚。鼈。易。得。不。足。貴。故。不。獻。

水潦降以下。至如使之容。皆言獻遺之禮。凡言獻者。皆下施於上之

辭。

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佛謂振轉其首恐其性也。害

獻車馬者執策綏。策是馬杖綏是上車之繩。車

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甲大冑小者易舉以呈之。杖末拄地不淨故執以自向。

獻民虜者操右袂。民虜征伐所俘獲之人口也。持其右袖所以防異心。

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契者兩書一鼓量器名也。右

獻孰食者操醬齊。醬齊為食之主。來則食可知。如見芥醬必知獻魚膾之類。

獻田宅者操書致。書致謂詳書其多寡之數而致於人。

凡遣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悅。若主

人拜。則客還辟辟拜。弓之體角內而筋外。使之在上也。皆取其勢受之。順也。簫稍

而少。邊巡遷延以避之。辟猶開也。謂離其所立之處。拜

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自受也。賓主異等。則不當受人

鄉與客並也。故

進劍者左首。進亦遺也。首為劍。拊環也。多在右。主人在左。劍首為尊。以尊處與主人。

進戈者前其鑕後其刃。刃當頭而利。授鑕在尾。而鈍不以刃授。鑕在也。

進矛戟者前其鏃。鏃為矛。戟柄尾平。底以平向人。敬也。

進几杖者拂之。拭去塵也。

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陳也。以右手牽之為便。

效犬者左牽之。以右手防其齧噬。

執禽者左首。捧首。尊主人在左。故橫授。主人在左。人故橫。

飾羔鴈者以績。覆飾也。畫布為之。雲氣也。覆羔與鴈為相見之號也。

受珠玉者以掬。謂以兩手共承之也。

受弓劍者以袂。謂以衣袂承接。之謂不露手也。

飲玉爵者弗揮。謂不可振去。餘瀝恐失墜。

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苞。草。藉。包。裹。器。而貯肉之屬也。苴。草。也。筭。圓。筍。以。

方皆竹器。問遺之也。使者受命之時。操持諸物。即習其威儀。進退如至彼國之儀容也。

總結一語。凡曰獻曰遺曰進曰效。皆可以問人該之。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即受命即行

此以見人臣敬君之至。蓋君者一國之所託命。君尊而後國可治也。至主威凌替。而大亂之端。胥由是起矣。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

至則拜命歸則拜送皆敬君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始以己命往終以君命歸

故使者反而後致其敬往則否也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博聞強識而讓所謂若無實若虛者敦善行而不懈所謂學實若

善者皆君子之道也

品學俱優。而猶不自足如此。此有若無實若虛之事也。謂之君子。不亦宜乎。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歡謂好於我也。忠謂盡心於我也。好於我者。認之也。不深。盡心於我者。

不要其必致也。不至於難繼也。

責人無已。鮮不至於交好中絕。此一節足以爲戒。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爲君

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

几。式，尸必者，以孫以昭穆之外，尸尊未全不敢亢禮而答之，故式之而已。几，尊者禮尸不下，君而

也。故尸之乘車用之。

此古禮今廢久矣。然細思之，究不若用木主之善也。此古禮之不可

行者。

齊者不樂不弔。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害於齊。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許羸瘦，不許骨

露見骨爲形之主，故謂骨爲形，毀瘠形視聽衰幾於滅性，不由阼階不當門隧，執人子之禮而未忍廢也。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

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上下不足以傳後，故比於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於不孝。

禮之大中至正者，不爲不及，亦不爲太過。故賢者俯而就焉，不賢者

仰而跂焉。聖人固未嘗責人以苟難也。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故五十始衰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與猶數也。成服杖生者之事也。數死之明日為三日。成服者乃死之數。第四

也日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

弔。弔者禮之恤乎外。傷者情之痛於中。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

其所舍。以貨財助喪事曰賻。此三事不能。則皆不問者。以徒問為可愧也。

禮主於由中出。故不為此世故周旋之語。使人議其偽也。然素屬至

交。而無一言相訊。便與途人何異。此理尚宜參酌。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君子有守必將之以禮。故不問其所欲。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壟。墳堆也。登之為不敬。紼。引棺索。執之致力也。

臨喪不笑。以哀為主。

捐人必違其位。以出位而揖也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不為容也。唯食忘憂。非歎所也。

隣有喪。春不相。助春以歌。

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於巷歌。

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其不由徑不避泥取。

潦嫌於憚勞也

臨樂不歎。歎亦為非歎所也

哀樂失節。皆為咎徵。見於春秋傳者。不一而足。凡有識之士。皆能先事決之。

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庶人卑賤且貧富不同。故經不言庶人之禮。

刑不上大夫。

此二句人多誤解。以謂庶人可以不循禮。大夫可以不畏刑。此大誤。

也。古昔聖王以貴賤明而後民志定。民志定而後天下平。是故爲之限制其制禮也。斷自士始而不及於庶人。謂其卑賤不欲以禮繩之也。故冠曰士冠禮。昏曰士昏禮。喪曰士喪禮。虞曰士虞禮。相見曰士相見禮。而庶人無與也。其制刑也。謂爲大夫者。其人宜讀書自愛。不忍以不肖待之也。故大司徒掌八刑。曰以糾萬民。大司寇掌五刑。亦曰糾萬民。而大夫以上無與也。然非庶人皆可廢禮。特不如士以上之詳且備耳。非大夫皆不受刑。特不加桎梏而束縛之耳。此意皆可以參觀得之。

刑人不在君側。慮其怨也。而爲變也。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軍結旌。兵車革路。旌也。武無推讓。故不式。武車亦革路。旌也。武威故舒散。若垂綏然。玉金

象木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尙赫奔。故纏結其旌於竿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不反之兵。謂常自

也隨

此條合之周官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之語。禮意始備。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壘者屯軍之壁。卿大夫

夫不能謀國。數見侵伐。故多壘。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筮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人所用則埋之。焚之。陰也。鬼神所用則焚之。陽也。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此謂士助君祭也。執臣子之敬。毋敢視賓客。故自徹其俎以出也。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葬而禮故卒哭乃諱。凡卒哭之前。猶用事生之禮。故卒哭乃諱。其名嫌名音同者。

不偏諱。謂可單言。

後人之於諱。有失之太過而遠其通者。均非禮所當然。觀昌黎諱辨

篇可悟。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逮不及也。庶人之諱其母。早死不及聞父。庶人之諱其母。早

故亦不諱其祖。有廟以事祖者。則不然也。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私諱不避於公朝。大夫則諱其先君也。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不因避諱而易詩書之文。改行事之語。蓋恐有惑於承用也。

廟中不諱。廟中之諱。以卑避尊。如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質猶對也。夫人之對諱也。

與婦之諱。皆謂其家先世門者其所居之宮門也。大功以下。恩輕。服殺。故亦不諱。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問禁。慮得罪於君也。問俗。慮得罪於衆也。問諱。慮得罪於主人也。

入門問諱。古人所重。在六朝時猶然。今則留意者少矣。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甲丙戊庚壬為剛。乙丁己辛癸為柔。巡狩聘盟會之類。皆外事也。內事如宗廟之祭。冠昏之禮。皆是。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

日。喪事謂葬與二祥。先從遠日。起示不宜。急徵伸孝心也。吉事謂祭祀冠昏之屬。

時日之說。近於術士家言。多拘忌不通。故唐人呂才力斥其妄。雖古

人有之。亦不必盡從。

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三卜筮不相襲。曰命。辭曰命。

卜吉日。故曰為日。卜則命龜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筮不過三。者一不吉。至再。至三。終不假。因也。泰者尊上之辭。有常言其吉凶。常可憑信也。不過三者。一不吉。至再。至三。終不

吉則止而不行。因也。十不可吉則止不可。因而更筮。筮不吉則止不可。因而更卜。不可。

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

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

踐之。之。筮審也。猶與二獸名。二物皆進退多疑。人之多疑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有疑。而筮既筮而不信。誼日而卜既卜而弗踐。是為不誠。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此下言乘車之禮。策馬杖也。僕者執此立於馬前。所以防奔逸也。

已駕。僕展輪效駕。已。駕駕馬畢也。輪。車之轄頭。僕者。展視。輪。徧。即。入。而。效。白。於。君。言。車。駕。者。展。

古者御車之職。皆士大夫為之。雖聖人猶尚其事。後世視為猥賤之

役。蓋講求其禮者少矣。

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僕先出就車。位於車後。自振其衣也。去副也。綏。從右登車。索必從右者。君位於左。避君空位也。貳。副也。綏。從右登車。索。

也。正綏。擬君之升。副綏。擬僕之升。僕先試車時。君猶未出。跪而乘之。以為敬。

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杖內繫於轡。繫於轡。置於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故云。執策分

轡也。驅之者。試驅行之也。五步而立者。跪而驅馬。以行五步。即止。而倚立。以待君出。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君出就車。則僕并六轡及策。置於左右。侍駕。一手取正綏。授於君。登車於策。置於右手。侍駕。

陪位諸臣見車欲進行皆選卻以避車使不妨車之行也

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曰疏

車上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既至大門恐有非常故同命車右上車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溝渠險阻恐有傾覆亦須下扶持之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

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之亦謙讓之道也不降等者已雖不欲受而彼必授則卻手從僕之手下而自拘取之也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上故不堂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十室猶有忠信二十五家之中豈無可敬之人故入里門必式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夔拜。

介者不拜。在漢時猶然。觀周亞夫事可見。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祥車謂生時所乘者，五時用為魂車，空左以擬神也。

餘四從行，臣乘此車，不敢自安，故恒悉式。

乘車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車位以左為尊，後人所謂虛

左以待，即指坐車而言。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僕在中，婦人在左，進左手，持轡使身微相背，遠嫌也。

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御君者，禮以相向，但為敬，故進右手，既御，不得常式，故俯。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欵，不妄指。奇車，奇邪不指者，慮手容之駭，人視容之

立視五嶠，式視馬尾，顧不過轂。立，謂九尺八寸五也，規為九寸九尺，一六尺為一步，規得

為十六步半，馬引車，其尾近車，闌車上，恐不得過頭時，不得遠矚，但瞻視馬尾，轂車，轂也，若轉頭不得過頭時。

不廣欵，敬口容也。不妄指，敬手容也。立視五嶠，式視馬尾，敬目容也。

顧不過轂，敬首容也。所謂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

國中，以策彗，郵勿驅塵，不出軌。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近馬體，搔摩之，郵勿，搔摩形

也。行緩，故塵埃不飛揚，出軌外也。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下車謂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

此言人臣習儀之節路馬君駕之路車之馬也既習衣朝服又鞭策載之

而不用皆敬也君升車則僕者授綏今臣以習儀而居左則自馭以行不敢使車右以綏授己也左必式者既在尊位當式以示敬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步路謂之行中者以調習之也必齒不敬或傾跌也蹙與蹴同

齒不敬或傾跌也蹙與蹴同

曲禮下第二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奉者仰手當心提者屈臂當帶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

上高也衡平也平正當心天子

器不宜下故臣為擊奉皆高於心諸侯降於天子故臣為奉持器與心平大夫降於諸侯故其臣奉器下於心綏下也士提之則又在綏下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

踵如不克似不能勝也左手在上左陽尊也踵脚後也執器而行但起其前而曳引其踵如車輪之運於地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僕折如磬之背而立佩從兩邊懸垂此玉

容之常然臣之於君則當視其高下之節而倍致其恭敬之容微俛則倚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皆於佩見其節

以上論手容。此則專以足容言之。佩倚佩垂佩委。皆有一定之制。太
亢不宜。太卑亦不可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古人之衣。或近體。有袍。釋之。屬其外。有裘。夏月

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服及深衣之屬。掩而不開。謂之襲。若開而見出其
裼衣。則謂之裼。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當執圭璋時。其人則襲。有藉者。謂璧琮。加

於東帛之上。當執璧琮時。其人則裼。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士不名家相長妾。呼不名也。不世婦

兩。陵也。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世臣。父在時。老臣也。姪。是妻之兄。女。娣。是妻之妹。從妻來
為妾也。大夫。不世爵。此有世臣者。子賢襲父爵也。家相助。知家事者。長妾。妾之有子者。

待下有禮。故人皆樂為之用。而無怨恨之聲。此緩急之際。所為可恃

也。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

敢與世子同名。列國之君與天子之大夫與士之子。皆不敢自稱。自稱余小子。避嗣侯之稱也。

世子。君之適子也。諸臣之子。不敢與之同名。亦避君也。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射者。男子之所有。不能辭。不能薪

賤役疾則不能故曰負薪之憂也

孟子所云採薪之憂。即沿此語而少變之耳。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願望而後對者不敢先他人而言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

修其法而審行之。言卿大夫士有徙居他國者。行禮之事不可變其故國之俗。皆當謹修其典法而審慎以行之。

禮不一端。而獨以三者為言。蓋舉重以概其餘也。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

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去本國雖已三世。而舊君猶仕其族人於朝。出入他國仍詔告於本國之君。其宗族兄弟猶存。則必有宗子。凡冠娶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若朝無仕宦之列出。入與舊君

不相聞。可以改其國之故。然猶必待興起。而為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厚之至也。

無列於朝。無詔於國。其於故國之思。可已矣。而欲從新國之法。猶必

俟興之日者。厚之至也。

惟興之日。若猶用故國之法。則必有阻礙而不可行者。君子於此。亦

有所不得已焉耳。

君子已孤不更名。

改名者孝子所命也。沒而改之者，父子所不忍也。

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

父之爵加其父，不當諡而反卑之，爵非所以敬其親也。已爵而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爵非所以敬其親也。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

凶。公庭不言婦女。

復常，除服之後，樂章不可言於公庭。故公庭不言樂。祭事，吉事也。公庭，不言婦女。祭事，吉事也。公庭，不言婦女。祭事，吉事也。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此慢上者，故皆有罰。而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衫絺綌，不入公門。

龜之筴，嫌絺綌所以杖涼體自尊單也。蓋單則

見體而重素非吉，服故不可以入公門。

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

苞以薰蒯之草，初死時，孝子以號踊履踐為妨，故扱

之也。厭冠，喪冠也。此皆凶服，故不可以入公門。

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方，板也。書，方也。凶器，送死物件於方板之上，不以告，不入公門。

以告，不入公門。謂告則可入者，蓋臣妾得將入於宮中者，君亦許其殯而成喪，然必先告，乃得將入也。

公事不私議。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賦斂邑民供出牲牢故曰犧賦。

君子每舉一事而敬祖尊宗之意。即寓乎其中。觀其急於事先而緩於自奉。則孝道行於其間矣。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

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丘木所以庇宅兆為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濟吾私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是器以行之。

祿以辱其先寓寄於爵等之同者使之可用。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篋。乘

髦馬。不蚤鬻。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徹緣去中衣之采緣。

而純素鞮屨革屨。簠車覆鬻鬻。人不翦剔。馬之鬣鬣以為飾也。蚤治手足。瓜鬻剔治鬣。髮祭食盛饌。則祭先代為食之人。不說人以無罪者。已雖遭放逐而不自以無罪解。

說於人過則稱己也。三月為一時天氣。小變故必待三月而後復其吉服也。

去國之人。儼然自同於居喪之禮。所以自責者至矣。至不說人以無

罪尤見忠厚之意。後世凡遷謫之人，往往忿懟之思，形於詞色。其去臣罪當誅，天王明聖之意遠矣。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此言大夫士出聘他國，見於主君，君若問勞其道，路之勤

苦則旋稽退避，乃再拜稽首也。

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不敢抗賓主之禮也。

禮無不報，故以答拜為敬。然亦有以不答拜為敬者，示不敢抗禮也。儀禮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與此同。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謂大夫士聘於他國而見其鄉大夫士也，同國則否。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

人拜其辱。君拜大夫之辱，大夫拜士之辱，皆謂初為大夫初為士而來見也。此後則有常禮矣。主人拜辱，拜其先施也。此謂尊卑相等者。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男女相答拜也。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

春田蒐獵也。澤廣故曰圍。羣故聚。故曰掩。麇獸子澤通名。麇卵微聚。

取曰

取之有制。則用之不竭。非特以存仁道也。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

梁。士飲酒不樂。

肺為氣主。周人所重。故食必先祭。肺言不祭。示不殺牲為盛饌也。馳道。人君驅馳車馬之路。不除。不掃也。祭。肺示不殺牲為盛饌。今

不懸言不作樂也。大夫食黍稷以梁為加。

減膳徹樂。所以示與民同患之意。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故謂災變。喪疾之類。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此其義也。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

安取彼。猶言何所得彼物也。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

問其行。拜而后對。

勞之者慰勞其道之勞苦。問其行者詢其游歷之所至也。

古者大夫無外交。其不得已而他適者，必告於君而後行，示不敢專也。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死社稷謂國亡與亡也。死衆謂討罪禦敵敗則死亡之也。死制受命於

君難毋苟免也

身任其事，不效則以死繼之。如此則無苟免之心，而僨事者少矣。然亦有不得已，思存其身以有待者，又不可以一概論也。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

天子者君臨天下之總稱，予一人則所自稱也。

名以義起，故一稱謂之間，其不可苟也如此。孔子所惡乎名，不正則言不順，所見亦與此同。

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履主階而行，事故曰踐阼，宗廟之事為內郊社之事，為外稱孝。

王某者事親之辭，嗣王某者事神之辭。

臨諸侯，眡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夫必使祝史致眡，猶當祭者之辭，而某甫甫者，丈夫之美稱也。

哇眡之相接然與交際之際同義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上自

墜下曰崩復者持死者之衣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還復體魄冀其再生也告喪赴告侯國也登還言其所升高遠措置也立之主者以依神也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天子無出外安得言出

諸侯不生名惟死而告終然後名之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在所棄焉君子所以不親也

不親惡句。領下二項。以證不生名之義。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顯諫謂顯言其惡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父子天合無可去之義

君父一也。然主義主恩。分各不同。故於進言之道亦異。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醫所以寄生死。不可不慎。此春秋所以誅許世子也。

儼人必於其倫。不為不敬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若干數之未定者

問年細事。而必用文言以明之者。所以示敬也。

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典謁主賓客告請之事

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

此與對問年語意一例。文法亦相似。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

問士之富。以車數對。

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

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五祀。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

淫祀。淫祀無福。

莫敢舉如已毀之宗廟。變置之社稷。不可復祀。莫敢廢如已修之壇。墀而輒毀已正之昭穆。而輒變也。淫。過也。以過事神。神弗享也。

南人好鬼。故淫祀為最多。是當以禮正之。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

天子視。謂朝也。袷。謂朝

服祭服之曲領也。綏。頽下之貌。國君者。視其面之下。袷之上。衡。平也。大夫之臣。視大夫平。看其面也。士之屬吏。視士亦不得高。面下帶而得旁視。左右五步之閒也。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子貢以俯仰卜。鄒魯二君儼如著蔡。正由講於禮者。夙耳。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人君有命。令則大。士相

與肄習之其事。或在官或在府。或在庫或在朝。隨其所在而謀議之。

官府庫朝皆論政之所。故不得雜以他語。如此則思慮專。謀議審。於

國事大有裨益。

朝言不及犬馬。

犬馬之微。賤不當言之於朝。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朝儀當肅不宜為左右之顧不異

猶他也固謂鄙野不達於禮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必一問於禮對

大亨不問卜。不饒富。冬至祀天夏至祭地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視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以少為貴故不饒富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

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摯與贊同執物以為相見之禮也鬯釀秬黍為酒曰秬鬯和以鬱金之草則曰鬱鬯天子無客禮而

言摯者用以禮見於神而已圭命圭也鴈取其知時且飛有行圭列也穀璧男蒲璧此耿不介璧略也羔取其羣而不失類且潔素也

且文飾也匹讀曰驚鴨曰驚不能飛騰如庶人之終守祭纓祿也童子不或野與成人為禮或見師友而執贊則奠委于地而自退避之也

隨之所有

婦人之摯。棋。棗。脯。脩。棗。栗。六物婦初見舅姑以此為摯

魯莊公之世。宗婦用幣。其臣御孫譏其無別。其後卒有慶父之亂。蓋

禮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不期願以備僉妾

禮記菁華錄卷二

侯官吳曾祺評註

檀弓上第三

因篇首敘檀弓語。遂以檀弓名篇。中間多詳周末時軼事。足補史書之闕。其文筆嚴潔。後來作序記者多宗之。惟所述者間有不合於大道。如孔子合葬孔門之出妻之類。似出漢儒耳食附會之詞。非實錄也。讀者所宜明辨。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

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檀弓魯人之知禮者。何居怪之辭。

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腓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曰弓之問也。猶尙也。

仲子之說。似是而非。得夫子一言而定。所謂羣言淆亂衷諸聖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上之母，子思出妻也。禮為出母齊。

衰杖期而為父後者，無服。伯魚子上皆為父後，禮不當服。而伯魚之事，期而猶哭。此賢者過之也。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而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為問，則子思難乎。言伯魚之過禮也。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為對。謂聖人之聽於道之所當降殺者，則揆而為之。隆殺也。惟聖人能於道之所當加隆者，則從而隆之。於道之所當降殺者，則揆而殺之。污猶殺也。是於先王之禮有所對的。而隨時隆殺以從於中道也。我則安能如是哉？但為我妻，則白當為母服。今既不為我妻，則白為父後而不當服矣。子思是欲守常禮而不欲使如伯魚之加隆也。

孔門出妻之事，先儒辨之甚詳。此自出漢人附會之詞，毫無疑義。姑以文之工，故後人讀之亦不忍廢。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

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

吾何行如之。

申生遭家庭之變。本有可去之義。倉皇引決。致陷其父於不慈之過。蓋孝也而失之愚。惟其臨死之頃。猶惓惓以國事為憂。此其與匹夫匹婦自經溝瀆者異矣。君義臣共。易名之意。實取諸此。注家謂為但能恭順於父而已。反似有貶詞焉。非經意也。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孤突申生之傅字伯謂之伯氏

告伯氏之語。纏綿悱惻。情見乎詞。變雅之音。離騷之旨。於此為近。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病者疾之甚也。子春曾子弟。子元與申曾子也。

童子曰。華而睨。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睨。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

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華者畫飾之美。好晚者節目之平。鑿止使童子勿言。

曾子生平學問。專得力於篤實二字。持之既久。漸近自然。故於臨沒之頃。遂能神明不亂。世固有規行矩步。口作道學語者。而於到頭不免露出真相。甚矣誠僞之不相揜如此。論語誌曾子告孟敬子之言。得此一節。可以互證。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曾子之責子夏。嚴詞正色。若父師然。此亦直道而行。而古人之不可及處。而子夏受之。不以爲忤。尤爲人情所難。三項分敍。前兩項是賓。後一項是主。行文俱有法度。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放效也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於阼階。示猶以爲是凶徵者。以殷禮殯在兩楹間。孔子以殷人而享殷禮。故知將死也。

聖人道通神明。其於生死之際。自有先事之覺。其託之歌詞者。蓋憂世之念。至老不忘。慮身沒之後。大道將蕪。不能無憮然之嘆。若夫莊

叟達生之旨。佛家解脫之言。固不足以擬聖人分量也。

於無夢。知己之既衰。於有夢。知己之將死。夢之不偶然者如此。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此節當由記者讀聖人過猶不及一語。故撰成此事以實之。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

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而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子廢適子虎。而庶子故子游特爲非禮之服。以譏之。

何不明白說出。使人如聽謎語。猜摸不著。非忠告之道也。

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

游趨而就客位。次言致辭者。辭其立於臣位也。此時尙未喻子游之意。及子游言達。以請則文子覺其譏矣。於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焉。而子游之志固

矣趨就客位
禮之正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

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縱縱給於趨事之貌折折從容中禮之貌喪事雖折

速而不可陵躐其節次吉事雖有立而待事之時而不可失於怠惰若騷而太疾則鄙野矣鼎鼎而太舒則小人之為矣猶猶而得緩急之中君子行禮之道也太

連用數疊字極見形况之妙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

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

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

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

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

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桓司馬即桓魋靡侈也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

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叔孫閱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此章所記與聖人分量殊不稱。聖人雖急於救時，然於進退之際，不可以苟。豈有人不以禮來而汲汲以求之之理。至於生前預營棺槨，此常人且爲之。何待聖人。當是一時相傳有有若似聖人之言。故因假爲曾子諸人問答之詞，以實其說。非真有是事也。而其文往復有意理，深得辭繁不殺之妙，使人百讀不厭。

又按所載桓司馬南宮敬叔二事，已見孔子家語。與此文大同小異。當是作者掇拾舊聞，因杜撰後二事以益之耳。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

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畏而哭之。此語得所未聞。然則佞哀拜郎。古人亦有行之者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尙行夫子之志乎哉。此言封土有此四者之形。封築土爲墳坊堤也。馬鬣封馬鬣也。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也。尙庶幾也。乎哉。疑辭。謙不敢實言也。

厚葬非禮。讀此節可悟。

當與延陵季子葬子一節參看。

檀弓下第四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

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舅犯重耳舅狐偃字子犯天下之人孰能解說我為無罪乎

子犯告文公以仁親為本。本文公用其言。穆公即以仁稱之。無意中忽得天然線索妙妙。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

不私。不私不再與使者私言也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公子縶字子緝顯為顯禮先稽顙後拜謂

之成拜為後者成拜所以謝弔禮之重今公子以未為後故不成拜也

前此不詳使臣名姓。此忽述其字。此法惟左傳有之。他文少見。

晉文公在外十九年。無日不以返國爲念。豈真無心於晉者。惟此時亂黨方滋。非大用誅殺不可。秦穆雖使人示意。恐非畀以重賂。亦未易得當。若效夷吾所爲。則將來受制於人。恐必不免。且爲公論所不與。不如靜以待之。以卜機會之至。此張承業所謂亂之愈久。得之愈固也。子犯之見自在卻芮之上。晉文之譎。此亦一端也。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訓之明器者是。以神明之道待之也。塗車以泥爲車也。束草爲人形。以爲死者

之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亦明器之類也。中古爲木偶。人謂之俑。

孔子斥其不仁。孟子謂其無後。聖賢用意正同。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遣車一乘。及墓而反。遣車一乘。儉其親也。禮送後有拜賓。送賓等禮。晏子窆訖。即還儉於賓也。

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諸侯七乘。大夫五乘。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晏子儉而廢禮。又澣衣濯冠而朝。豚肩不掩豆之類。與此一例。然觀

過知仁。正在此處。非曾子不足以知之。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哭夫以禮。哭孔子以

之美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

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

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以為賢人。必知禮。故凡我平日出入公室。未嘗與俱。而觀其所行。蓋信其賢而知禮也。至死而

覺其曠之禮。故歎恨之。

此等見識。遠在男子之上。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

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有子言喪禮之有踊。我常不知其何為。而然久欲除去之。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先王制禮。慮賢者之過於情也。故立為哭踊之節。所以殺其情。故曰禮有微情者。微猶殺也。慮不肖者之不及情也。故為之與起衰經之物。使之睹服。思哀。故曰有以故興物者。此二者皆制禮者酌人情而為之也。若直肆己情。徑率行之。或哀或不哀。漫無制節。則是戎狄之道矣。

居喪之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聖人於此。何嘗不以情為重。然禮究不可廢。所以詳為之節者。所以使賢者不失之過。不肖者不失之不及。故知直情徑行之不可也。子游以戎狄為譏。深得先王制禮之意。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喜者外境會心之謂斯。語助也。陶謂鬱陶。心初悅而未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愠怒之境。遠心之謂愠。凡喜怒相對。為憂戚憂戚。轉深。因發無禮。歎恨夕歌。童兒任情。候啼。歎笑。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則能久長。

中間以喜與戚對說。自是分作兩項。注家以愠斯戚一句不得其解。故不免強為之詞。考鄭氏本有無舞斯愠句。以愠斯戚與喜斯陶對

舉為文於禮意便自了然。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萋翣。為使人勿惡也。

絞衾以飾其體。萋翣以飾其棺。

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

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

也。將葬則有包。裹性體之遺。既葬則有虞祭之食。何嘗見死者享之乎。然自上世制禮以來。未聞有舍而不為者。為此則報本反始之思。自不能已矣。今子刺喪之踊而欲

去之者亦不足以為禮之疵病也。

喪事備物。原於死者無絲毫之益。惟生者自致其情焉耳。斯惡斯倍

二義用意極精。

此篇文筆極為飛揚跳盪。讀之可去平實之病。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

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斬祀伐祠殺疫祀之

之人名夫差

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二毛斑白之人子。謂所獲臣民也。

申叔時與楚莊問答語。與此絕相似。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知悼子晉大夫名。晉平公晉侯彪也。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

飲之也。言爾之初入我意。爾必有所諫。敬開發於我。是以不先與爾言。築以乙卯死。紂以甲子死。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築紂異代之君。悼子同體之臣。故以

為大於子卯也。詔告也。罰其不告之罪也。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藝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言調為近習之臣。食於一飲一食。而忘君違禮之疾。故罰之。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非猶不也。宰夫

不專供刀匕之職而敢與知諫爭防閑之事是健官矣故自罰也

大臣薨逝而君方飲酒鼓鐘無禮甚矣。然舉朝卿大夫熟視不言。獨一宰夫言之。亦可見晉之無人矣。故前之舉酌。祇是罰曠調二人。後之自酌。則隱然諷盡朝士。難在其語意委婉。自無位卑言高之譏。否則舉朝之人。且羣起而唾之矣。至於平公一生奄奄不振。無一善可言。獨此為差強人意。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揚舉舉也盥洗而後舉致潔敬也

昔人論諫以直諫為下。譎諫為上。若杜蕢實合譎諫之義。

戰于郎。公叔禹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

也。不亦可乎。戰于郎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也。禹人昭公子公爲也。

公爲爲昭公謀去季氏卒至失國不爲無罪。然其一死却自錚錚有聲。

哀公使人弔蕢尙。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哀公魯君辟讓爲闕謂除闕道路以畫宮室之位而

受用也。

曾子曰。蕢尙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

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葬狹路也。或爲免梁即殖以戰死故妻迎其柩。

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

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肆陳尸也。

此節若專論蕢尙之失禮。有何生趣。引出杞梁之妻作一對證。便覺

境界一新。行文有正面無可著筆者。通用此法。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豈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

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豈似重有憂者言甚似重
疊有憂苦者也而乃也

不言苛政之害人，祇猛於虎三字。聞者不覺毛骨皆竦。揚雄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即用此意。唐人柳宗元著捕蛇者說，亦由此句脫出。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

吳公子札讓國而居延陵故曰延陵季子贏博齊二邑名

季子通人，深明陰陽之理。故於骨肉魂氣二者，處置各得其宜。如此而於用情之處，亦無太過不及之失。

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不至於泉謂得淺深之宜時服

隨死時之寒暑所衣也。封築土為墳，橫曰廣，直曰輪。下則僅足以揜坎。上則纔至於可隱，皆儉制也。左袒以示陽之復，右還以示陰之歸。

疊用此一句。便覺含毫不盡。文章妙處。固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也。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
 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
 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
 謝也可食。蒙袂以袂蒙面。輯屨。輯。斂其足言困憊而行。蹇也。貿。貿。垂頭喪氣之貌。雖不
敬然亦非太過。故其嗟雖可去而謝焉。則可食矣。

此人若在聖門。當居狷者之列。聖人所樂得而進之。惟其一意而行。
 不免賢者之過。若曾子所言。則可謂中道矣。若夫祿利中人。其嗟而
 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聞此事能無愧死。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
 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
 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獻文。趙武。諡

輪。輪。困。高大。奐。奐。爛。衆多。歌。祭。祀。作。樂。哭。死。喪。哭。泣。聚。國。族。燕。集。國。賓。聚。會。宗。族。也。

頌語質而不諛。典重可貴。然使世俗聞之。則且大觸諱忌。滋不悅矣。文子所以為可人也。又案輪奐二語。頌宮室之美。亦是應有之義。與小雅斯干之詩同一語意。正義謂譏文子宮室飾麗。佯為美之。恐未必然。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文子晉大夫。叔譽叔

也向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

處父晉襄公之傅。并者兼衆事。於己是專權也。植者剛強自立之意。所行如此。故為狐射姑所殺。不得善終。其身是不智也。

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文子言子犯從文公十九年。于外及反國危疑之時。

及河而授璧。以辭此蓋為他日高爵重祿之計。故以此言要君求利是不仁也。

蓋棺之後。定論乃見。人固有赫赫於生前。而沒沒於身後者。聞此能

無汗下。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左傳言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蓋不忘其身而謀之知也利其君不遺其友皆仁也

叔向平生學識似在趙武之上。獨此論稍為不及何也。

斷語只知人二字。可謂要言不煩。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

中身也退然謙卑怯弱之貌呐呐聲卑

低而語緩也如不出諸其口似不能言者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管之鍵也庫

之藏物以管為開閉之限管庫之士賤職也知其賢而舉之即不遺友之賢雖有舉用之恩於其人而生則不與之交利將死亦不以其子屬託之廉潔之賢

趙文子一生祇是才氣不足。故功業遠不如前人。然其休休有容之

量。亦有不可及者。此章極力推挹。尚非過情之譽。

王制第五

是篇乃漢孝文帝命博士諸生雜取傳記而成。所記皆古先帝

王治天下之制。故名王制。蓋自秦火之後。典籍散失。三代遺文。

掃地盡矣。其足以見先王之經大法者。莫此為近。雖所記間

與周官孟子時有出入。然其大致已略具矣。首言封建之法。次及於理財興學養老明刑諸大端。無所不載。千條萬緒。序次秩然。蓋一文章鉅製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論謂考評其行藝之詳也

爵刑大柄。操之天子。而必察於衆論之同。而不敢以私意行乎其間。則朝無濫進之人。獄無枉死之囚。天下安得不治。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示不故欲其生也

觀公家不畜刑人數語。則知周禮所云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劓者守圜。髡者守積。所載不盡可信。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

朝則君親行

天子五年一巡守。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二歲

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詩以言志采而觀之

則風俗之美惡可見政令之得失可知矣物價之貴賤係於人之好惡好實則用物貴好奢則侈物貴志流於奢淫則所好皆邪僻矣

天下之患莫甚於上下隔絕。大亂將至而其主方自謂太平無事。可

恃以為安也。觀此篇所載朝聘之禮與巡守相間而行。稽其歲月君

臣之間。殆無幾時不相見。而陳詩之典納賈之司。視四海之內如父

兄之於子弟。無一不揭其隱而周知之。而政刑之有不當者寡矣。其

致治之源實在於此。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典禮之官掌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

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

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

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律者爵命之等。加地而進之。所以示勸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

假至也。歸至京師。節以特牛告。至于祖禰之廟。

也。所載東西南北。與虞書之文略相似。蓋採舊典為之。而不厭其沿襲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通計三十年所入之數。使有十年之

所以三十年而有一則三年而餘三也。此

經國之道。不特以貧為憂。抑亦以富為慮。隋之煬帝。唐之元宗。皆以海內無事。物力充溢。侈心一萌。馴致大亂。使得有德望重臣。司出入之柄。人主常有所嚴憚。而不敢肆。此莫大之福也。三代之制。以冢宰

制國用卽是此意。

祭用數之仿。

仿其十一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仿。

喪凶事祭吉凶異道

不得相干。故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者。不敢以卑廢尊也。未葬以前。常屬紼於輜車。以備火災。喪在內而行祭。於外是踰越。喪紼而往也。

國用之目。千條萬緒。此獨舉喪祭爲言。蓋喪祭乃事之最重者。於其所最重者。且不敢妄費。則無一不加以節制。可知此經意也。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暴者殘敗之義。言不齊。整也。浩者汎濫之義。

曰暴曰浩。二字甚核而典。於此可悟古人鍊字之法。一弊一利相對。

爲文。文法秩然。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

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飢而食菜則色。殺牲盛饌曰舉。以樂備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剛柔。

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

政不易其宜。

居謂儲積以備用。修其三綱五典之教。齊其禮樂刑政之用。所謂財成輔相以左右民也。

先王之治天下。設為三綱五常。以正民心。而齊民俗。此是一定不易

之法。至於五方之民。言語異詞。飲食居處異道。各隨其性。不能相強。

先王一聽民之所自為。初未嘗強以所不欲。以從吾治。所謂順之以

為安。因之以為便也。後世不知此理。往往襲用成法。立之制限。自謂

吾之所為者。一切皆愛人利物之道。而人至騷然不安其生。而相與

畔之。觀此篇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二句。可謂通達治

體之言矣。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地氣使之然。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

矣。西方曰狄。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

食者矣。

也。題額也。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以俗雖不同亦皆足地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

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以言語之不通則必達其志以嗜欲之不同則必通其欲故先王設官以掌之四者皆主通遠人言語之官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地也

居也三者既相得則推之天下皆相得矣此所謂井田之良法也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救死不贍奚暇禮義既庶而富而教隨之故此篇所論興學必俟之

食節事時民安其居之後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

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此學教

民取士之法而大司徒則總其政令者也六禮七教八政皆道德之用道德其體也體既一則俗無不同矣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

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此下言簡不肖以致仕之惡之事鄉畿內六鄉庠則善日學也耆老鄉中致仕之癩大夫也元日所擇之善日

也射以中為上故曰上功鄉飲則序年之高下故曰上齒大司徒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

右。如初禮。左右對移以易其藏修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庶幾其變也

稂莠不除。嘉禾不殖。沙礫既去。精金乃出。學校之壞。悉由敗類濫廁

其中。故是篇所論於紕惡之法。較之崇德為加詳焉。然先王不欲使

世上有棄材。必懲之不改。至一至再。而後去之。故立法綦嚴之中。仍

寓愛人以德之意。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郊四

去國百里在鄉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蓋示之以漸遠之意也四次示之而猶不悛焉乃屏棄之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此言上賢崇德之事論者述其德藝而保舉之也選者擇而用之也俊者才過於人之名也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既升於司徒則免

之徭役矣造者成也及升國學則并免司徒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以詩書此以下言國學教國子民俊及取賢才之法樂正掌其教司馬則掌選法也術者道路之名言詩書禮樂四者之教乃入德之路故言術也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

學以齒皆造皆來受教於樂正也惟次長幼之序不分貴賤之等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

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

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古之教者九年而大成出學九年之期也小胥大胥皆樂官之屬棘

急也欲其速也善之速也寄者寓也暫寓而終歸之意蓋猶示不忍終棄之意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

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刺殺也

殺者先問之羣臣次問之羣吏又問之庶民然後決其輕重也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覈之實迹則雖於聽斷矣於是附有教焉附而入之則施刑從輕赦而後出之則宥

罪從重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制斷也。天倫天理也。天之理至公而無私。郵與尤同。賁也。凡有罪賁而當誅罰者。必使郵

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其罪矣。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

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

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父子君臣人倫之重者。故特舉以言之。所犯雖同而有輕重。淺深之殊者。不可概議。故別之所

謂權也。明視聽聽而察之。忠愛惻怛而體之。庶可以盡得其情也。汜廣也。廣詢之衆。見比猶例也。小者有小罪之比。大者有大罪之比。察而成之。無往非公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

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

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史掌文書者。正士師之屬。棘木。外朝之卿位也。又當作宥。

人命至重。故雖已成之獄。猶且反覆慎重如此。後世之縱酷吏。以殃

民者。誠不知其何心也。

凡作刑罰。輕無赦。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例是形體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以上所論。求民之生者。無微不至。然恐使人疑其以姑息為政。故又補出此一節。蓋於愛人之中。未嘗不存持法之意。二者相須為用。使執一以求之。非縱即殘。均非大中至正之道也。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以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殺之不聽復審聽

凡養老。

有虞氏以燕禮。燕禮者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以至於醉

夏后氏以饗禮。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為獻數畢而止

殷人以食禮。食禮者有飯有殺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也

周人修而兼用之。春夏則用虞之燕夏則用殷之饗周尚文故兼用三代之禮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鄉達於諸國中天子學學老

行之禮諸侯通得無降殺也

養老必於學者。所以示人以敬老之禮。此制不失。則嘑其耆長之風少矣。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八人君有命人臣拜受禮也惟

備禮故其拜也足一跪而首再至地以備再拜之數九十則又必親拜特使人代受此言君致享食之禮於其家而受之禮如此然他命則亦必然矣

五十異粢。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

遊可也。之根糧也異者精粗與少者殊也宿肉謂恒隔日備之不使求而不得也膳食

有度開之飲食也美善之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備具可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紵衾冒死而后制。此言終

之備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紵單被也冒所以輅尸此四物須死乃制以其易成故也

此皆就為子孫者言之。若本人自為。則亦大不達觀矣。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

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

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出不俟朝者謂朝君之時八至朝位君出揖即退不待朝事畢也此謂當致

仕之年而不得謝者告猶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也秩常也日使人以常膳致之也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

及也。之力政力役之政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五十而爵命為大夫也。不親學以不能備弟子之禮也。

有政事以其不能勝職之勞也。或致死喪之事惟備衰麻之服而已。

禮記菁華錄卷三

侯官吳曾祺評註

月令第六

此篇蔡邕王肅俱以為周公所作。考其中所說多不合周制。則不應出自周公之手。陸氏德明云。此本呂氏春秋。後人刪合為。此記是也。名月令者。以紀十二月所行之政。不韋賈人而好撰述之事。集諸儒為一代大典。前代制度多賴以存。在秦時未嘗遵用是書。漢儒特錄之於經。以為萬世法。至漢則有淮南時則訓。唐則有唐月令。大抵互相模仿。而皆不及此書之盛行於世云。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孟春夏正建寅之月。營室在南方中。旦尾星在亥。嫩警之次。

秦以十月為歲首。此之所紀皆夏正也。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此謂立春後三十日也。以下類推。

其日甲乙。春於四時屬木

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太皞伏犧木德之君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木官之臣生有功德於民故後王於春祀之

篇中所祭五祀。謂殷禮也。周則益以司命與厲為七祀。

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鱗蟲五木

聲角為木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律者候氣之管以銅為之或云竹為之中猶應也太簇寅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其數八成數也即氣也酸羶皆木之屬戶者人所出入司之

有神祭先脾者木克土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振動也來自南而北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青陽左个太寢東堂北偏也四面旁室謂之个

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鸞路有虞氏之車有

鸞鈴也疏以達者春物將貫土而出故器之刻鏤者使文理屬疏直而通達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

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

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

田之隈域也。步道曰徑。術與遂同。田之溝洫也。審而端之。使無迂壅。

上下交而陰陽通。故為艸木發生之候。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不欲傷其生育。

命祀山林川澤。以艸木所自生也。

禁止伐木。以盛德在木也。

春秋斬木不禁。惟正月禁之。

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麇。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孩。蟲之稚者。胎。未生者。天方生者。飛鳥初學飛之鳥。獸。獸子之通稱。齒。骨之尚有肉者。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

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春者。生德之盛時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變。寇猶可也。兵自我起。以殺戮之心。逆生育之氣。是變易

天之道。亂生人之紀。敘之生理而紊亂矣。

若抵制之兵。不在此論。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已火之氣所泄

行秋令。

則其民大疫。焱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申也。金之氣所傷。焱風謂風之回轉也。以生氣逆亂。故惡物乘之。

而茂也。

行冬令。

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亥水之氣。所淫。故云。首種也。百穀惟稷先種。故云。首種也。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奎宿在戌。降婁之次。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

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夾鍾卯律。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此記卯月之候。倉庚。鷓鴣也。鳩。在谷也。化者。反歸舊形之謂也。

律曆志。雨水為正月中。與此小異。

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

器疏以達。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安謂無所摧折之存亦安也。

擇元日命民社。令民祭社也。擇元日擇甲日之善者。

此所謂社乃一里之社其祭亦里宰主之。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囹圄在足曰桎皆木槓獄名也。陳尸也。掠手曰梏。

也止謂諭使息爭也。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

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韞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玄鳥燕之高禘先媒之言禘也。高者尊之之稱變媒言禘也。

之也韞弓衣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也故以爲祥。

桑弧蓬矢民間猶然不獨帝王家也。

是月也日夜分。晝夜各五十刻。

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謂始出穿也。

先雷三日。在春分前三日。

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備謂房室之事。褻瀆天威也。生子不備謂形體有損缺凶災謂父母不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之同則齊。角則短小大之制。鈞則平。輕重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也。少門舍暫息

蔽以木曰闔。以竹葦曰扇。前曰廟。後曰寢。大事謂軍旅之事。

大事如築城郭。造宮室。皆是不獨軍旅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漉亦竭也。三者之禁皆謂傷生意。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獻羔以祭。司寒之神。而開冰先薦。寢廟者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

上丁。此月。上旬之丁。

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

樂正入學習樂。樂正樂官之長。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

正月習舞。乃備釋菜之用。至是始舉行。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幣則以皮幣更圭璧。稍輕者。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西金之氣所傷。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子水之氣所淫

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午火之氣所泄。螟食苗心者。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胃宿在二十八宿之次七。星宿也。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

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姑洗辰律。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此記辰月之候。鴽鷓鴣之屬。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

器疏以達。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鞠衣。衣色如鞠花之黃。先帝。先代木德之君。薦此衣於神坐。以祈蠶事。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

廟。乃為麥祈實。舟牧。主乘舟之官。五覆五反。所以詳視其罅漏傾側之處。因薦鮪并祈麥實。

昭王漢水之事。固盛世所必無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句。屈生者不可萌。直。生者不可萌。

以內言當沛散恩惠以順生道之宜泄不宜吝嗇閉藏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

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振猶救也周濟其不足在內則命有司奉行在外則勉諸侯奉行皆天子之德惠也

聘名士。禮賢者。天子既自行之。復以命諸侯者。恐有所遺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

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田獵罝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七物皆不得施用於外以其逆城道也路門應門雉門庫門臯門

國門近郊門遠郊門凡九門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籛筐。野虞山田及主

林之官戴勝織紝之鳥曲漑也植籛也籛圓而篋方

毋伐桑柘。所以重蠶事也。

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東鄉迎時氣也躬桑親自采桑禁婦

女毋觀者禁止婦女使不得為容觀之飾省婦使者減省其箴線縫製之事此皆勸勉之使盡力於蠶事也

讀為絺為綌服之無斃。知周之所以興。讀婦無公事。休其蠶織。知周之所以亡。觀此亦可知先王重蠶之意矣。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登成也。分繭分布於衆婦之繅者。稱絲效

功以多寡為功之上下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

漆毋或不良。工師百工之長五庫者。金鐵為一庫。視諸物之善惡。皆有舊法。謂之量。幹

用者諸器所用之木材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工師監臨之。每日號令。一是一造。

作器物不悖逆時序。二是不得為淫過奇巧之器。以搖動君心。使生奢侈也。

淫巧必禁。則無工不信度之事矣。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是月也。乃合絜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牛馬而遊

縱之使牡者就牝者於獨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

此為馬政濫觴。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春者陰氣之終。故磔攘以終畢厲氣也。

聖人神道設教。此亦一事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

丑土之氣所應也。恐。訛言相驚動也。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林不收。

未土之氣所應之。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戌土之氣所應之。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畢宿在申。實沈在申。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

炎帝大庭氏即神農也。赤精之君。

其神祝融。

顓頊氏之子。名黎。火官之臣。

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徵音屬。火中呂。

巳律地二生火。天之養人者也。祭先肺。火克金也。皆火屬。夏祭竈。火之養人者也。祭先肺。火克金也。

夏祀竈。與冬祀行相對為文。祀竈賴其養於家。祀行賴其利於路。

螻蟪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此記巳月之候。

天子居明堂左个。太寢南堂東偏

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器高而粗也。盛長也。

也。盛長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

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

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迎夏南郊祭炎帝祝融也。

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其事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以將飲耐故也。

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太尉秦官桀俊以賢言贊則引而升之賢

良以德言遂謂使之得行其志長大以力言舉謂選而用之也。

大尉古司馬之官。王制司馬辨論官材。卽此事也。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起土功發大衆皆妨農

傷之事伐樹則條達之氣

是月也。天子始絺。之絺葛布細者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失農時謂失農時

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勉其興之作於田野之內禁其休息於都邑之間皆恐其失農時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夏獵曰苗正為驅獸之害禾苗者耳與三時之大獵自不同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聚藥為供醫事也靡草成熟之枝葉靡細者陰類陽盛則死秋者百穀成之期此於時雖

夏於麥則秋故云麥秋也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此言恤刑之事。後世尚有熱審減刑之舉。即其遺意。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后妃獻繭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收繭稅者外命婦養蠶亦用國北近郊之公桑近郊之稅十一故亦稅其繭十之一受桑多則稅少繭少則稅亦少皆以桑為均齊貴謂如卿大夫之妻賤謂士妻長幼婦之老少一皆稅十一郊廟之服天子祭服

無一事不以公平出之。所以為聖王之政。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成重釀之酒曰酎。春造至此始成。用禮樂而飲之。蓋盛會也。

左傳見於嘗酎。漢時亦有嘗酎之制。蓋皆用以祭廟而飲之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鄙。申之邑也。氣所泄。四鄙四面也。保。與堡同。小城也。

以入保入而依為安也。

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亥水之氣所傷。

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寅木之氣所淫。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東井在未。鶉首之次。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

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蕤賓。午律。

小暑至。螳蜋生。鷦始鳴。反舌無聲。此記午月之候。反舌。百舌鳥。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

器高以粗。明堂太廟南。堂當太室也。

養壯俊。壯謂容體碩大。俊謂形容佼好。擇此而養之。亦順長養之令。

朱子移此語於上舉長大之下。以其事同也。或疑此近於無謂。不知
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先王固欲養其成材。以爲國家用也。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篪。飭鍾

磬祝。故。用鞀即鞀也。篪即篪也。以將。用盛樂。零祀。故謹備之。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山者水之源。將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雩求雨之祭。帝者天之

主宰盛樂。即鞀鞀以下十九物。並奏之也。

大雩盛典。故論修樂之事。亦比他月爲詳。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百縣。畿內之邑。百辟。卿士。謂古者上公。甸。龍。后。稷之類。

於山川百源之水。又益以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如祭義所云有功

德於民。則祀之也。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含桃。櫻桃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藍。之色。青。青者。赤之母。刈之。恐傷時氣。

毋燒灰。亦爲傷火氣也。

毋燒灰。呂氏春秋作毋燒炭。與後伐薪為炭相對為文。

毋暴布。成暴不可以於日也。布者陰功所成。暴不可以於小功於盛陽也。

門閤毋閉。一則使順時氣之宣通。一則使暴氣之宣散。

堯典厥民析。卽門閤毋閉之意。

關市毋索。蓋當時氣盛大之際。人君亦當體之而行寬大之政也。

挺重囚。益其食。挺者拔。出者義。

上言出輕繫。此則罪重不能釋之者。益其食。恐其以瘦死傷和氣也。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周官馬政皆屬夏官。正與月令合。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至猶極也。夏至日長之際。極陽物之盛。午中而微。陰方重淵矣。此陰陽爭辨之際也。陽物之感。陽氣而方。

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此死。生分際之際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

氣。

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陰道靜故云晏陰

呂覽淮南子作靜事毋徑言毋任意妄為其義較該括。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此又言五月候解脫也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南方火性又因其位而盛其用則為微陰之害故戒之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林。可以處臺榭。凡此皆順陽明之時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子水之氣所傷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膳時起。其國乃饑。卯木之氣所淫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酉金之氣所泄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柳宿在午。鶉火之次也。火大火心宿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

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林鍾未律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此記未月之候。至極也。蟋蟀此時猶未能遠飛。但居其穴之壁。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

器高以粗。明堂右个南堂西偏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鼈。蛟言伐以其暴惡不易攻取也龜言登尊異之也鼉龜言取易而賤之也

漁師掌魚之官。

命澤人納材葦。葦生於澤中而可為用器故曰材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

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四監即四監官山

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百縣鄉遂之地秩常也

合百縣之秩芻即禹貢納總納銓納結也皆在甸服之內。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

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染造必用舊法

故事毋得有參差貸變皆欲質正夏善也旗旌旂章者盡其象以別名位也

必以法故亦淫巧必禁之意。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大事即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助衆之事神農農之神也

土功如築臺榭之類。

大事如征伐是也。

神農之事。祇指農事而言。不必作炎帝解。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

疇。可以美土疆。溽濕也燒薙者燒所薙之草也大雨既行於所燒之地則草不復生矣故云利以殺草時暑日烈其水之熱如湯草之燒闕者可以復

為田疇之糞可以美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鮮潔而墮落也

國多風欬。風欬因風而致欬疾

民乃遷徙。辰土之氣所應

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妊之孕多敗應

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氣丑土之

中央土。開土又於居一時無乎不在而寄旺於辰戌丑未之末未五行在火金之

其日戊巳。之戊巳十土

其帝黃帝。軒轅精氏也君

其神后土。氏土官子黎也顯頊

其蟲倮。之倮虎豹

倮蟲三百六十。若雕題交趾比肩奇肱之國皆是不指虎豹也。

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首宮音屬土又為君故配之中央黃鍾之宮乃八十四調中央

土之

其數五。而天五之生土地十積水一四時皆舉成數此獨舉生數者四時之物無不土成

其味甘其臭香。屬土皆

其祀中霽祭先心。者室中為中霽亦土神也祭先心

天子居太廟太室。室中央之

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圓以閔。

圖者象土之周匝四

時閔者寬廣之義象土之容物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翼宿在巳鶉尾之次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

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少皞白精之君金天氏也蓐收金官之臣少皞氏之子該也夷則申律九金之成數也辛腥皆屬金秋陰

氣出故祀門祭先肝金克木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此記申月之候用始行戮順時令也

天子居總章左个。

太極西堂南偏

乘戎路。

兵車也

駕白駟。

白馬黑鬣曰駟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廉稷角也深則收藏之意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

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

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簡練簡擇而練習之也。專任有功。大將有已試之功。乃使之專主其事也。順服也。將有好

惡明則遠方順服

此所謂選士厲兵。亦謂儲以有待。非謂無事而興兵也。讀者不可以

詞害意。

任則不疑。疑則不任。故非專任不能盡其力。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博執。繕治也。姦在人心。故

當有以禁止之邪。見於行。故慎以罪之。

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理治獄之官。嚴者。謹重之意。

天地始肅。不可以羸。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贊化者不可使陰氣之羸也。

羸字鄭訓解。謂有罪之人不可解縱。意亦通。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

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

此等大事。皆隨機而應。豈可拘於時令之不合。此自後人之說。不必出自聖王也。

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以其遠收斂之令也。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亥水之氣所泄。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

陽氣復還。五穀無實。寅木之氣所損。

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巳火之氣所傷。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觶中。角在辰壽星之次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

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南呂酉律。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此記西月之候。盲風疾風。鴻鴈來。自北而來。南也。玄鳥歸。春來。而秋去也。羞者。所美之食。

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

器廉以深。總章太廟四堂常太室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時以陽衰陰盛為秋。人行猶衰陰盛。為老。養衰老順時令也。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

故。冠帶有常。司服官名。具飭條具而飭正之也。

此即上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之意。蓋聖世不尚奇巧。皆有一定制

度。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枉撓兼二義言。如曲者幸免。直者含冤。皆是。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

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宰主牲者。祝告神者。全謂色不雜。具謂體無損。陽祀用騂牲。陰祀用

之黝也。牲比類者。比附陰陽之類。而用也。小大以體言。長短以角言。

五者指上所視所按所瞻所察所量而言。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此獨言天子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

雖也。暑氣退則秋之涼氣。通達故云。以達秋氣也。

難之禮行於春者。曰以畢春氣。行於秋者。曰以畢秋氣。蓋陰陽之氣。

不使有所偏勝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困倉。穿地曰窖。竇方地曰窖。

乃命有司趨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菜所以助穀之不足。故蓄之為備也。積聚所以助穀之不足。故蓄之為備也。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之麥所以續舊穀之特勸。種而新罰。

其情者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水本為

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

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謂無重征。以致其難也。貨謂化之。以爲利。賄謂有之。以爲利。

易謂輕其賦稅。賦稅既輕，則商賈皆獲其利，而上亦無乏用。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卯木之氣所應也。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午火之氣所傷。

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子水之氣所泄，收雷收聲也。雷也，先期而動也。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房在卯，火之次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

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無射，戌律。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此記戌月之候，雁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

秋後至者為賓。

月令一書，紀雁為詳，以其為識時之鳥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

器廉以深。堂總章右个西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內務

謂專務收斂諸物於內會合也合天地閉藏之令也宣出則悖時令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賦要者租

一之數祗謂謹其事敬謂其心飭謂致其力也

冢宰制國用。故五穀之要屬焉。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總至凝聚而至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吹樂

是月也。大饗帝。句嘗。句犧。牲告備于天子。仲夏大零祈也此月大饗報也饗嘗皆用犧牲

大饗帝。即周禮所言。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也。嘗則大饗之後。

祭羣神也。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

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制敕也。百縣諸侯所統之。

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此為歲終。故有為來歲受朔日之語。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因獵而教之。以戰陳之事。習用弓矢。及矛戈戟之五兵。班布乘

馬之政令

仲夏已云班馬政。但言養馬之法。此復言者。專主駕御為言。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綬。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北面誓之。

僕戎僕也。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主之并總。主六騶者。為七騶。授車者。以尊卑為等級。各使正其行列。向背而設於軍門之屏外。於是司徒摺扑於帶於陳前。北面誓戒之。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天子戎服用弓矢以殺禽獸。之飾親用弓矢以殺禽獸。

蓋奉祭祀之物。當親殺也。獵竟則命典祀之官取獵地。所獲之獸。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禽者獸之通名也。

言禽而獸在內。蓋古者禽獸可以通言。如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是也。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備禦寒也。

蟄蟲咸俯。在內皆瑾其戶。俯垂頭也。瑾塞也。內穴之深處也。

俯字妙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刑於罪相得時即決之留而不決亦悖時令也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收謂索之使還者也依本等祿秩不當謂不宜而恩命濫賜之選者也供養膳服之具也不宜謂

侈僭踰制者此亦順秋令之嚴肅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

未中東井主之

冬藏殃敗。

寶嘗之藏為水所侵

民多飢噎。

未土之氣所應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

丑土之氣所應

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與不居。

辰土之氣所應不居不得止息也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尾在寅祈木之次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

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顓頊黑精之君玄冥水官之臣少皞氏之子曰修數

六鹹朽皆水屬行者道路往來之處冬陰往而陽來故祀行冬當先心以中央祭心故但祭所屬又以冬主靜不尙克制故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天子居玄堂左个

北堂之西偏也

乘玄路駕鐵驪

載玄旂衣黑衣

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閔以奄

閔者中寬奄者上窄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

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

事恤孤寡

死事爲國事而死也孤寡即死事者之妻子

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筮占兆審卦吉凶

殺牲取血而塗龜與著所以攘卻不祥也釁龜而占兆釁筮而

審卦吉凶太史之職也

周禮龜人上春釁龜此蓋秦以建亥爲歲首與周異矣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獄吏治獄寧無阿私必是正而審察之庶幾犯罪者不至掩蔽其曲直

是月也。天子始裘。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不通則閉塞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城郭欲其厚實。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故言戒。鍵。鎖。須閉。鎖。筒。管。籥。鎖。匙。也。

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後徑。後徑。野獸往來之徑也。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句。厚薄之度。貴賤

之等級。者。飭。正。喪。事。之。紀。律。也。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故。於。此。時。而。飭。喪。紀。焉。

此指死者之衣裳。故與棺槨丘壟並言。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

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力致。密。緻。勒。刻。也。

行猶治也

淫巧。句已見仲春。此復申言之者。蓋奢侈之端。聖王之所深惡也。

是月也。大飲烝。因燕祭而與羣臣大為燕飲也。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

息之。祭天宗日月星辰也。割祠割牲以祭也。社以上公配。故云公社。臘之言獵以田所獲之物獵而祭也。

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以仲冬大閱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

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水虞卽周禮澤虞。漁師卽周禮鱣人。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寅水之氣所泄之。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巳火之氣所損。

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申金之氣所淫。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斗在丑星紀之次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

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黃鍾子律鍾。

冰益壯。地始圻。鷓旦不鳴。虎始交。

此記子月之候。鷓旦夜鳴求旦之候鳥。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

器閔以奄。

玄堂太廟北堂。當太室也。

飭死事。

醫戒六軍之士以戰。陳當厲必死之志也。

朱子云。呂氏春秋淮南子唐月令皆無飭死事字。當為衍文。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

順閉藏之令。以安伏。

斂之性而猶其也。

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

月。

沮者壞散之義。暢充也。言所以不可發泄者。以此月萬物皆充實於內故也。

命之曰暢月。與後命之曰逆。同一句法。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閔。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

戚近習。毋有不禁。

奄尹。羣奄之長。宮中之政令。淫謂女功之過巧者。

奄尹主領奄豎之官。即周之內宰。

貴戚易奢。近習易驕。欲法之行。自貴近始。

乃命大酋。秬稻必齊。麩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

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大酋酒官之長。秬稻酒材也。必齊多。中。度也。必時。制。造。及。時。也。湛。漬。而。滌。之。熾。蒸。炊。也。

大酋即周禮酒正之官。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是月也。農有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罪在不收。斂也。

任人取之。則不禁而自知戒慎。此不惡而嚴之道也。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

不赦。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諸生者萬物之生機。蕩動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

之所定。

上云百官靜事。毋刑。以待晏陰之所成。此云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

定。經書中往往有此天然有韻之文。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此又言子月之候。芸也。荔挺皆香草結猶風也。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大曰箭。小曰竹。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官以權事此閉藏器以權宜而造可皆

去罷

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

火氣乘之。應於來年。

氛霧冥冥。

雷乃發聲。

火之氣所克。

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

雨曰汁。雜

國有大兵。

酉金之氣所淫。

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

卯中火所主。

民多疥癩。

卯木之氣所泄。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女在子玄 楊之次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

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太呂 丑律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此記丑 月之候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

器閔以奄。北堂 東偏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下季及春 惟國家之難 仲秋之惟 天子之難 此則

以攘除陰氣 出猶作也 月建丑 丑為牛 土能制水 故特作土牛 以畢送寒氣也

征鳥厲疾。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帝之大臣 謂五帝之 佐 句芒 祝融 之屬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漁必親往。與獵必親殺。同意皆所以敬祀事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微正上下皆凝 故云腹堅 腹猶內也 藏

入入冰室也。詩納於凌陰。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豫備東作之事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歲將終與族人飲作樂於太寢以綴恩也。以一年頓停故云罷。

自季秋習吹至此始罷。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秩常也。謂有常用也。薪燎炊爨及夜燎之常用也。

周官有燔柴禋燎之事。故收以待用。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日窮于次者。去日窮于次者。玄枵至此窮還。次玄枵也。紀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玄枵。至此窮還復會於玄枵也。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而早晚不同。至此月而復其故。處與

玄枵至此窮還。次玄枵也。紀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玄枵。至此窮還復會於玄枵也。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而早晚不同。至此月而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回於天也。幾近也。

專而農。民毋有所使。而汝也。在上者當專壹汝農之事。毋得徭役使之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國典有常。飭時令以應來歲之變。時令

有序論之。以防來歲之差。歲既更始。故事亦有異宜者。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列謂大小等差也。

下言同姓。則此為異姓可知。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人本乎祖。故祖廟之牲。使同姓諸侯供之。

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歷者

序次其多寡之數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

名川之祀。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介。土蟲之為兵之象也。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

國多固疾。固。謂久而不差。辰。土之氣所應。

命之曰逆。以歲終而行。始之令也。

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火奪水之氣。所令也。

禮記菁華錄卷四

侯官吳曾祺評註

曾子問第七

此爲曾子所問而夫子答之之詞。蓋聖門學者。惟曾子用心最爲周密。故凡事之未得其解者。必深求其所以然。而不惜爲反覆。周至之語。迨其後。真積日久。夫子語以一貫。隨聲應答。略無留難。其見益高矣。案此篇所問多禮之變。蓋其常者自賢以下。能言之。而其變者。非聖人不能言也。惟變而不失其正。則其不合於道也少矣。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

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

有吉日者期日已定也。彼是名父喪則此稱父在他

所則稱伯父伯母名壻雖已葬其親而喪之期尚遠不欲使彼女失嘉禮之時故使夫人致

命使之別嫁他人某之子此某字是親伯父之名不得為兄弟者言繼此不得為夫婦也。致如致仕之致謂致還其許昏之命也。及壻祥禫之後族禮也。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嫁於他族禮也。

必俟其弗取而後嫁之。則於情理兩無所妨。

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

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

言二孤二主當時有之。曾子疑其非禮。故問夫子。天猶不得有二日。土猶不得有二王。嘗禘郊

社祭之重者各有所尊。不可混并而祭之。喪可得有二孤廟可得有二主乎。非禮明矣。

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

也。

師行而載遷廟之主于齊車示有所尊。奉也。既作僞主又藏於廟是二主矣。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

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

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

之過也。

國君甲鄰國之臣尊卑不等衛君甲而哀公為主禮也哀公不能論而正之

遂至循
廢為常

此二事記失禮之由恐後人之以非禮為禮也左傳魯於是乎始鑿。

晉於是乎始墨書法與此同。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

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

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初無辟謂君使則行無敢辭也此禮當然歟抑當

臣遭父母之喪而君許其致事是不奪其喪親之孝也

周人卒哭而致事。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

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魯公卒哭而從金革之

兵以逐攻取之利者吾不知其為何禮也蓋甚非之喪而用

老聃為人謹禮如此與其書所云去聖棄知絕滅禮學全不相類何

也。

文王世子第八

此篇首及文王之事。以為為世子者法。以下復詳言入學之制。凡三代聖王所以教其子者。無所不盡其道。蓋將付以社稷人民之寄。故所以為之謀者。不敢不力。所謂一人之私。天下之公也。而其為教。非有新奇可異之事。觀其以養親為始。而終之以親親敬老。其語至平易。然凡治天下之本。實不外乎此。後世此義不行。如秦始皇使趙高傅胡亥。漢文帝使鼂錯傅景帝。皆養成刻薄之性。無怪其今日即位。而明日殺人。使以三王之法行之。焉得有此。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

又至。亦如之。

內豎。內庭之小御。是直日者。

所敍均極瑣屑。然試一思之。此等事非至性過人。豈有能勉強塗飾而爲之者。此文之所爲以止孝稱也。文筆曲折詳盡。妙在不失雅人吐屬。昔人論文之工。有所謂質而不俗者。此類是也。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當時也。在察也。問所膳問所食之多寡也。末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

玩末有原三字。極有趣味。比之孟子論曾元事。似以此處爲工。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閒。不敢有加不可踰越父之所行也。病瘳爲閒也。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齡齒之異名

與齡之事。怪誕不足信。近於小說家言。說經者咸病之。余謂自古帝王受命。史官莫不侈陳其異。以為美談。如元鳥之卵。大人之迹。聖人且著之於經。不以為病。何獨於此而疑之。

成王幼。不能泄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文王之為世子也。成王幼弱。雖已泄阼。為天子而未行。泄阼之事。故周公以冢宰攝政。相助成王踐履其臨阼之事。而治天下。以幼年即尊位。

而不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何以治天下哉。故周公舉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以教伯禽。使日夕與成王遊處。俾其有所視效。其或成王愆於禮法。則撻伯禽。以責其不能盡事君之道。所以警成王而示之以為世子之道也。

天下之至難者。莫如以人臣而居師傅之任。寬則有從君於昏之譏。嚴則有氣陵其上之失。三代之下。稍能盡職者。惟張江陵一人。而不免身後之禍。以周公之聖。其撻伯禽一事。猶不免曲折以達其志。亦足知其不得已之苦心矣。此下文于其身以善其君之義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

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陶修內者消融其邪慝之蘊修外者

樂之參達於外所謂交錯於中也其成也懌此懌字與魯論不亦說乎
之說相似既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溫潤文雅之氣象禮樂之教大矣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

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

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

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

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養者長而成之謂審諭詳審言之使通曉也

前後以行步言出入以居處言慎其身使
之謹守其身也師保疑丞四輔也語言也

尊師重道。所以為豫教之道。後世雖有講讀之官。然其禮遇殊卑薄

矣。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君子曰德此德是指世子

之德德有成則教道尊嚴而無敢慢易者故凡居官
守者皆以正自處官正而國治世子為君之謂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

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

優爲之。

以世子之法教成王。是迂曲其事也。世子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事人使人。卽指長幼言。以下俱三項分應。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

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正邦皆矣

一物一事也。與國人齒讓之一。有書作一人。謂世子也。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父師主於成就其德行。一有書作一人。謂世子也。世子有大善則萬

周公踐阼。

此四字與上文王之爲世子也結語。皆是記事者標目之字。非衍文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

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天子視學之日。初明之時。學中擊鼓以徵。召學士。蓋警助衆聽使。早至也。興舉秩常

也。節禮也。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在天子視學在虞序事

三老五更者。三老五更各一人。羣老無定數。皆年老更事致仕者。爲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

設席位。舉天子親至。饌處。省視醴酒。及養老珍

羞之具省具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遂作樂聲發其歌咏以延進之老更既入即西階下之位天子乃退而酌醴以獻之是修行孝養之道也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

禮之大者也老更受獻反席乃使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以樂之歌畢至旅酬時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禮其所言者皆是講明父子君臣長

幼之道理集合清廟詩中所咏文王道德之音聲皆德之極致禮之大者也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

焉而上下之義行矣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庭中舞大武之舞也大合衆以事謂大會衆學士以行此養老之事而樂之所感足以通達神明

興起德性也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

以仁也闋終也此時畿內諸侯及鄉遂之吏皆與禮席天子使其反國各行養老之禮是天子之仁恩始于一處而終皆徧及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

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

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虞夏商周皆有養老

之禮後王養老亦皆記序前代之事也慮之以大者謂謀慮此孝弟之大道而推行之也愛敬省具之事行禮親迎肅之也孝養獻醴也紀義既歌而語也終仁令侯國行之

之一事之中人皆知其衆德也全備者以其慎終如始也

禮運第九

通篇記帝王五德相承之運故曰禮運以叙子游與夫子問答之詞故疑爲子游門人所記而其實不必然也篇首論大同小康之義稍近道家言蓋漢時黃老之說盛行故所論如此惟篇中極多精語至指明造化陰陽之理深入微妙在子書中亦不可多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觀門闕也所以嘆魯者或祭事之失禮或因暗舊章而思古也言偃問所以嘆之故夫子言我思古昔大道之行於天下與夫三代之英賢

世之臣得時行道之盛我今雖未得及見此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

此正三代之治。乃中國極隆平之世。何得謂之大道既隱。此即老子所云。禮起於忠信之衰。道德之薄之意。

用兵不始禹湯。此祇就事論事。不可以詞害意。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禮本於天。天理之節文也。殺效於地。地者效山澤高卑之勢。

為上下之等也。列於鬼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也。喪祭以下八事。人事之儀則也。

失之則天理滅。人欲肆。焉得不死。

推言禮之本原。故以天地鬼神為言。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夏時即夏小正。坤乾謂歸藏商易首坤次乾也。

夏時坤乾指夏小正歸藏二書

義言其變等言其常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

致其敬於鬼神

汗尊掘地為汗坎以盛水抔飲以手掬而飲之蕢桴土塊為致

敬於鬼神也

此節皆寫上古之世人心渾樸禮節疏略引起下半篇之意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

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死者引聲之言某死者之名也欲招

此魂令其復合體魄飯腥者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以生稻米為含也苴孰者用中火化之利包裹熟肉為遺送之奠天望地藏謂始死望天而招魂體魄則葬藏于地也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

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營窟地上高則穴於地中地卑則於地上累土為窟也橧巢

者橧聚薪柴以為巢居也

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

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

從其朔。利。范金爲形。範以鑄金器也。合土和合泥土爲陶器也。諸事皆火之。利。今世承用而爲之。皆是取法往聖。故云皆從其朔。朔亦初也。

修火之利以下。皆效法上古。而略變其制。故曰皆從其朔。所言略取

易敍十三卦之義。

故玄酒在室。醴醢在戶。粢醢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

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

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福。祝爲主人之告神之辭。嘏爲尸致

睦也。君迎牲而不迎尸。是正君臣之義。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是篤父子也。睦兄弟者。主人獻長兄弟及衆兄弟之禮。齊上下者。獻與餞各有次序。無遺缺也。夫婦

禮有所者。君在阼。夫人在房。及致爵之類也。行禮如此。神格鬼享。豈不承上天之福祜乎。

此節備言祭祀之禮。云承天之祜。猶言祭則受福也。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穀。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

其澣帛。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

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

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性作其時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也。腥其俎謂其牲既殺以

俎盛肉也。布於尸前也。此三者是法以古之禮制之。殺也。醴是中古之禮。越席蒲席也。疏

君獻第四。醴夫人獻此。以上長是法。中主婦。禮皆所長。以善於死者。一君魂魄而二求以契合於

內冥方盛黍稷之器。享退取向。宗肉更合而烹。孫之道合。享以下當世之禮也。祥猶善也。而

腥其俎。是用上古之禮。孰其穀。是用中古之禮。下言退而合亨。始為

薦今世之食。

以孝告。是人告神之詞。以慈告。是神告人之詞。此二句。應上修其祝

嘏句。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也。祭禮亦當於始。嘏言於終。當禮之成也。常有自然之古法

大其福矣

以下皆言近世失禮之害。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衰世君之臣慢禮。惟宗祝巫史

祝嘏之詞。君臣皆不與知。故曰幽國。

醜斁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尸君君之用尸也。杞宋之器。今國君皆得用醜斁。尸及其餘列國。惟用時王之器。

於尸君是僭上之君耳。

醜斁乃天子之禮。惟杞宋與魯得而用之。故餘外皆為僭君。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朝廷之尊服。國家之武衛。而藏於私家。可見其強橫。則此國君者。乃見脅

於強臣之君也。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大夫具官。即管仲之官事不攝也。故夫子譏之。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

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一期之內。三年之喪。或新皆體

人情也。不居喪於家。而以衰裳入朝。是視君之朝。如己之家。與家之僕雜居。齊列無貴賤之分。故謂君與臣共此國也。

臣者對君之稱。僕者對主之稱。

禮君門脫齊衰。故衰裳入朝為非禮。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

孫是謂制度。

王之子弟有功德者封為諸侯其餘則分以畿內之田諸侯子孫命為卿大夫其有功德者亦賜采地大夫位卑不當割采地以與子孫

但養之以采地之祿耳此先王之制度也

欲明後世之失禮故先述先王制禮之意。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

廟尊於朝故天子

子舍之然必太史執簡記奉諱惡者不敢以天子之尊而慢人之宗廟也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

此禮不失焉。有陳靈公與孔儀飲酒夏氏之事。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儻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

政安君也。

仁以禮接鬼神曰儻。制度考而正之。不使有異。主於愛義。主於斷別。而用之必當其宜。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

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

疵國。

倍達上行私也。小臣竊所謂盜臣也。肅峻急也。

陳祥道曰。政不正則君位危。所謂上無道揆也。大臣倍而不法。小臣

竊而不廉。所謂下無法守也。不事。謂不事事也。

刑肅於上。則俗敝於下。此言刑不足恃。以明先王先禮後刑之意。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以藏猶安也。人君之政必本於天而效法之。以布命於下。仁以思慕言義。以親疎言。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

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此承上章言政之事。謂聖人所以參贊天地之道。擬並鬼神之事。凡以治政而已。

此緊承上文鬼神合山川五祀言之。

立於無過之地。即正身之事。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

而患其生。

三明字皆讀為則字。養君以自安。謂竭力供賦。稅則有耕食。鑿飲之安。事君以自顯。謂竭忠盡職。則有錫爵之榮。禮教通達。而名分不踰。故人皆慕。

守義而死亡。不義而生。

從善如流。改過不吝。亦是則人之事。此等處俱不可以詞害意。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言人君用人。當取其所長。舍其

所短。去猶棄也。仁止是愛。而無義以制之。便專事。都愛所以食也。故用人之仁。當棄其貪之失也。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變設為辨。辨猶正也。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

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

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

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

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非意。

之謂非以私意。臆度而為之也。七情弗學而能有禮以治之。

為一家。視之如父子兄弟也。為一人。視之如腹心手足也。

由家而國。故君臣一倫。居其最後。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

端也。人心雖有七情。總而言之。止是欲惡二者。故曰大端。

七情之中。專舉欲惡言之。蓋五者不出乎欲惡之內。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自古聖人以下。言知人情。必以禮窮之。以申前先王治人之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之意。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

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地極大曰大。未分曰一。大極函三。為一之理。分為天。地則有高卑貴賤之等。轉為陰陽。則有吉凶刑賞。

之事變。為四時。則有歲月久近之差。列為鬼神。則有報本反始之情。聖人制禮。皆本於此。以降下其命令者。是皆主於法天也。官者。主之義。

言禮必本之天地。微矣。今又推極之天地未分之前。有所謂大一者。是微而又微之義也。子游欲問夫子之極言禮。卽此是也。

大一即易之大始。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

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居人猶言在人。禮雖聖人制作而皆本於人事。當

然之義。故云居人曰義也。冠昏而下八者皆禮也。然行禮者必有貨財之資。筋力之強。辭讓之節。飲食之品。亦皆當然之義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

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肌膚之總會筋骨之

聯束無禮以維筋之則惰慢傾側之容見矣。故必禮以固之也。由於禮義則通達。不由禮義則窒塞。故以寶譬之。

上節言禮之體。此節言禮之用。

反言之。以足上不可以已意。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人蘖以禮而成。味君子厚於

禮。小人薄於禮也。亦如酒之有醇醲也。

以酒喻厚薄絕妙。

禮器第十

禮器云者。言使人成其生質之美。如置器焉。必求其適用是也。易云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卽此器也。陳氏澔謂器兼二義而言。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此二說後說近之。若主前一說。則禮之言器者多矣。何此獨以是名也。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

德。

釋以禮爲治身之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至於大備則其德盛矣。禮之爲用。能以人回邪之心。而增益其材質之美。措諸身則無往不正。施諸事則無往不達。以

人之一身。君子之如竹箭之有筠。足以致飾於外。如松柏之有心。足以貞固於內。大端猶言大節。君子之人。有此禮。故外人之疎遠者。無不諧。協內人之親近者。無所怨憾。人歸其德也。

發端言成德之事。竹箭喻文。松柏喻質。文質備而後謂之成人。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

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之時者天之所為，故為通大詩大聿，惟文王有文聲。

王之作豐邑，初非急於成己之謀，惟欲追先人之事，而致其方來之孝，以不墜先業耳。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自然之宗廟，故曰倫。倫，四者乃

故順次之

以倫言順，以義言宜，皆變文以見義也。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社稷山川鬼神，禮各隨其體之輕重，而為禮之隆殺，故曰體次之。

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既於合宜，故曰宜。次之，須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為寶。

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家謂大夫臺門者，門之兩旁築土為臺於其上，起屋大夫

不然各稱其分守也，故曰稱次之。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一士廟，則下士廟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此天子數，食之豆，朔

諸公十有六。上公也，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

諸侯十有二。二時堂上之豆相朝

上大夫八。下大夫六。皆謂主國食數

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介副也。上天子一人。餘為衆介。牢太牢。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祿祭其席五重。諸侯席三重。大夫再重。皆然也。

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

再重四翣。此以多為貴也。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茵以籍棺。如今禭子上。木所以抗載於土下。棺之後置抗木於禭子上。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性。介所以佐賓。天子以天下為家。無為賓之義。故無介特獨也。

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

以脯醢。巡守而過諸侯之境。則諸侯奉膳亦止。一牛。馭君之禮。如君之馭天也。諸侯相朝享禮畢。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不用籩豆之薦。主於相接以芬芳之

德不在殺味也。大夫出使。行聘禮。主國禮之酌以酒。又有脯醢之薦。此見少者貴。多者賤也。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位尊者德盛。其飽須御食者。勸侑乃食。又

餐故云一食也。諸侯則再餐而告飽。大夫士則三餐而告飽。食力自食其力之人。農工商賈庶人之屬。無食數飽即自止也。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股祭天所乘之車。木質而已。織以為大路。繁馬一

而曰就大路之下有先路
次路次路供卑雜之用

圭璋特

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則執璋玉之
貴者不以他物儷之故謂之特

琥璜爵

琥為虎形璜則半環之形二者下於圭璋不可專達琥璜之用爵蓋天子享諸
侯及諸侯自相享至酬酒時則以幣將逆璋酬爵又有達琥璜之用玉以幣將故云

爵琥璜也

鬼神之祭單席

鬼神異於人不假
多重以為溫暖也

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

君視朝之時於大夫則特揖之謂
每人一揖也旅於大夫士卑無問人

一數多少君
一揖而已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
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
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

散五升五獻子男之享禮也缶盛酒在門外壺盛酒
在門內君尊子男之尊子男用瓦甒為尊瓦甒五斗

各條俱詳名物之數此獨略述大意文法一變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

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櫛禁。

此以下爲貴也。子禁與櫛皆承酒樽之器。木爲之。禁無足。天子諸侯廢去其禁。不用。大夫用。士用。禁。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

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色。纁。朱。

綠藻者以朱綠二色之絲爲繩也。貫玉而垂於冕。以爲旒。衮冕十二旒。纁冕九。纁冕七。緹冕五。玄冕三。數雖不同。然皆每旒十二。玉纁。玉五。采。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

席。犧尊疏布。甒桴杓。此以素爲貴也。大圭。天子所播。不爲鑄。刻文理也。大羹。太。古之羹也。無鹽梅之。和殷祭。天之車。以蒲。

越爲席。犧尊。刻爲犧牛之形。讀爲娒。謂畫爲鳳羽。娒然也。此。尊以。甒。疏。之。布。爲。甒。桴。杓。白木之有文理者。杓。沃盥之具也。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省。察也。禮。之。等。雖。不。禮。

同而各有當然之則。豐則踰。殺則不及。惟稱之爲善。

以上多少大小高下文質各詳其事。此乃引孔子之言以申其意。不

豐不殺。無過不及之謂。蓋言稱也。一句繳清上文。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謂之禮稱也。謂之攘不稱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鏤，鑲也。簋，有雕鏤之飾。紘，冕之繫。梲，兩旁

之筭垂餘為纒。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濫，放濫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管仲豐而

殺而不稱者也。隘，陋也。

濫也。隘也。即不稱之弊。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必受福。蓋得其道矣。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特舉二者為言。論語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齊

必變食。居必遷坐。足以知聖人非僥倖以求勝。媚妄以瀆神也。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

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

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體人身也。禮以敬為本。一者敬

而已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豈有行禮而不由敬乎

再以身爲喻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誠實若

辭以少者小者下者素者爲貴是內心之敬以多者大者高者文者爲貴是外心之敬

竭情盡慎。主於內者爲言。有美而文。主於外者爲言。卽上文外心內

心之說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近者

遠者爲敬凡行禮之事與人情所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者獨舉四者以明之者禮莫重於祭故也郊祭天先設血後設腥爛孰大饗則迎尸時血與腥同時薦一獻祭

也小祀

禮非作僞之物。故必稱情而出。然一任情之所至。則或蕩而無制。或

褻而不莊。均爲失禮之甚。故於此復極言之。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

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作過意爲之也

特舉賓禮吉禮以明之。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

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

慎之至也。此因上尊言兩君和見之禮漸次而進故言祭祀之禮亦有漸次由卑以達尊者類宮諸侯之學也魯郊祀以后稷配先於類宮告后稷然後郊也

康池并州川之小者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繫繫牲於牢也七日戒散齊也三日宿致齊也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禮之容不可急遽故賓主相見有擯相者以詔告之樂工無目必有扶相其行步者此二者

皆溫藉之至也

溫字一說作本義解亦通。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

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

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

至也。天道陰陽之運極至之教也聖人禮樂之作極至之德也罍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也縣鼓大應鼓小君在東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罍尊此禮

交助乎堂上也此縣鼓應鼓相應於堂下是樂交應乎下也此章言諸侯時祭之禮

天道聖人並言。重在聖人句。蓋聖人即法天道而行也。

因日月之生不同。故別為夫婦之位。此正聖人法天之一事也。

和之至。與上溫之至相應。皆緊承禮樂言。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

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

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

者。而節事為人事之儀則也。道志宜其淫鬱也。世治則禮序而樂和。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故觀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反所自生。即報本反始之意。樂所自成。即歌功象德之意。

引蘧伯玉語。以申明觀禮樂而知治亂之意。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

牲。夫人薦酒。

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

其饗之也。洞洞敬之表。裏無勉。不巳也。屬屬誠實無偽也。勿勿勉不巳也。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

得也。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納牲。詔於室。羹定告神。於堂。先以羹定告神。於室。此三詔者。

各有其位。蓋言求神而未得也。

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設祭之明。日釋祭也。廟門謂之祊。

祊也。於彼乎於此乎。言不知神於彼饗之乎於此饗之乎。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蓋以意求之。不能指其定位。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獻酌酒以薦也。祭羣小祀則一獻。其禮質略。祭社稷五祀三獻。其神稍尊。故有文飾。五獻祭四

望山川之禮也。祭者顯盛詳著之貌。祭先公之廟則七獻。禮重心肅。洋洋乎其如在之神也。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

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

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

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大饗。祭也。言王事者。明非諸侯所有之事。三牲。牛羊豕。腊。用藥。籩豆。所薦品。味皆四時和氣。

之生成。內金。納侯邦所貢之金。示和。示諸侯之親附也。君子於玉。比德諸侯。來朝。璧加於束帛之上。尊德也。陳列之序。龜獨在前。以其知吉凶。故先之。金玉在其次。以人情所同。

欲故云見情也。變夷之國。或至丹漆等物。皆侯邦所貢。並以之陳列。或其備器。致遠方。天下物。共所有之。物也。變夷之國。或至丹漆等物。皆侯邦所貢。並以之陳列。或其備器。致遠方。天下物。樂也。諸侯助祭。禮畢而出。樂工歌。陔夏之章。以送之。設施如此。蓋重大之禮也。

所言皆天子之禮。故曰王事。

漢時有酎金之典。似即本此。

禮記菁華錄卷五

侯官吳曾祺評註

郊特牲第十一

是篇不盡言祭天之事。以首有郊特牲三字。故以名之。孔疏謂其與禮器本一篇。後人分以爲二是也。中間冠昏兩段。似屬冠義昏義。而錯出於此。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此以下言朝聘失禮之事。庭燎者。庭中設炬。火以照來朝之臣。夜入者。天子百燎。今侯國皆供百燎。自桓公始。

此與晉文請隧。楚莊問鼎。一樣心事。

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肆夏是諸侯之禮。今大夫趙武始。

此與魯三家雍徹事同。春秋大夫大率如此。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無外交句。所以申明私覲之非。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以臣召君故曰非禮三桓魯之

三家皆桓公後

三桓句無意義。徧考注疏皆不能圓其說。竊意下有此語。誤重於此。讀者辨之。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此指巡守而言。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

之僭禮也。天子之樂宮縣諸侯軒縣白牡股祭之正牲後代諸侯當用時王之牲諸侯當擊石磬玉磬天子樂器諸侯雖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

舞也錫者盾背之飾金爲之

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此皆諸侯之禮。旅道以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旅道以樹屏

爵於其上。故曰反坫。繡黼者繡刺爲黼文也。帷丹朱染繪爲赤色。兩纒好爲中衣。飲畢則反

爲中衣之緣中衣者
朝服祭服之裏衣也

管仲之才。卒爲聖人所譏。亦惡其僭禮也。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相貴以等。謂擅相尊貴以等列也。由三桓始。謂魯之三家立桓公廟也。

惟微故僭。惟強故脅。四句文義互見。

公廟設於私家。卽是以大夫而祖諸侯矣。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

之也。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曠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索也。索求索其神也。合猶閉也。閉藏之月。萬物各已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神。

之有功者。故求索而享祭之也。

蜡者。歲終祭神之名。雖所祭有八。其意皆以重農爲主。

歲十二月卽夏之十二月。非周正也。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嗇與稽同。先嗇神農也。主言爲人神之主也。司嗇上

古后稷之官百種司百穀之種之神也報裔謂報其教民樹藝之功

饗農及郵表曝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農古之田曝有功于民者郵者郵舍田舍也標表田畔相連曝處造為郵舍田

曝居之以督耕者故謂之郵表曝禽獸貓虎之屬也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

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田鼠田豕皆能害稼故食之者為有功迎者迎其神坊隄也以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

事之備故曰事也

貓虎宜合為一方合八蜡之數一說分為二而去百種非是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祝辭也宅猶安也土安則無崩圯水歸則無泛溢昆蟲

謂螟蝗之屬害稼者作起也草木各歸根于藪澤不得生於耕稼之土也

以上詳蜡祭之名以下數語乃祝辭也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

盡也。物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老則終矣故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之喪禮之殺也此為義之盡祭報其功則仁之至也

蜡所以送萬物之終故不用吉服而略等於居喪之禮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諸侯鳥獸之貢屬大

羅氏之掌其使者戴草笠是尊野服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鹿者田獵所獲女則

所俘於亡國者客貢使也。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以王命詔之。使歸告其君。而以王言戒之。如此。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大禹所以戒後人也。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瓜華瓜與果蔬之屬。天子所種。此亦令使者歸一告戒之用。而巳。不是收斂久藏之種。

其君之事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

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記四方者。因蜡祭而記其豐凶也。

旱乾水溢。社稷且猶變置。所以重民生也。

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恒豆。每日常進之豆。菹。醢菜也。加豆。加進之豆。菹。醢皆以豆盛之。

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藝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武萬舞也

祭神之物。不使同於日用者。懼藝也。明器之制。亦是此意。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橐鞞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甚也。如是而后宜。明之昭其禮之明也。昭其禮也。雕其刻

幾之也。幾漆飾之。幾限也。宜猶稱也。

貴質句。總結上數項。

再申一句。所以致分明鄭重之意。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日者氣

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用貯鬱壘之酒有芬芳之氣故曰鬱壘中央之芬芳也。

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

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也。

質字與上相應。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

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冠禮先加緇布冠是大古齊時之冠也。用類以爲固冠耳。不聞有垂下之綏冠禮既畢則敝棄之可矣。

大古指唐虞以上。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

字之。敬其名也。著代顯其爲主人之次也。加有成。加禮於有成之。人也。喻其志者。使其知廣充志意。以稱尊服也。

阼爲主人之位。故冠之於此。將使之代父爲主人也。醮於客位者。以

賓禮禮之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三代之道。易名不同。是皆先王制禮之道。故皆以道言之。委

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母發。聲之辭。追猶推也。以其形名之。

周弁殷冔夏收。周之弁殷之冔夏之收各是時王所制以爲三加之冠舊說弁名出於榮榮大也冔名出於帷帷覆也收所以收斂其髮

三王共皮弁素積。皮弁以白鹿皮爲之白與冠同以素爲裳而辟積其要中故云皮弁素積也三代皆以此爲再加之冠服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古者諸侯大夫之冠一如士禮末造言末世所爲也。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爲生而貴言有德乃有位大夫以上乃爲爵死則有諡

因無生而貴句推而言之。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玉帛俎豆敏之陳列者人皆可得而見義之精微者

不能知此義結前章冠義

能知其義則可以治天下其重如此。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

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德也。此以下言昏禮之義。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

附猶託也。託於遠嫌之義。厚別重其有別之道。信其能盡事人之道。信其能辭。是欲告婦以正直誠信之行。信其能盡事人之道。信其能辭。是欲

鄭註。腆猶善也。

壹與之齊。即指共牢而食合盃而飲而言。明其為敵體也。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親親之殺。則義生。禮作而萬物各得其所矣。

別行也。敬以明其有別。故云。敬章

以天地君臣為比。

夫婦之愛易狎。故以有別為主。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

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親而御婦

之也。綏是親愛之義。親之乃可使之親己也。故曰親之也者，親也。先壻車在前也。女從男，婦車隨之也。夫也者，丈夫也。

夫婦之禮，親而不敬，其失則流；敬而不親，其失則離。故必合言之，始

無弊。

三從語本此。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昏禮多指諸侯而言，故曰為社稷主。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

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餽餘，私之也。舅姑

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牢，俎也。尚禮然謂古來所尚之禮如此。共牢，夫婦之禮，雖三人所

之序，謂相承代之次序也。

補敘見舅姑之禮，昏禮始備。

冠昏二義。是他處屨入。宜以此節接上。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句用氣也。故薦皆未熟。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

告於天地之間也。此滌蕩宜播之意。聲音之感無聞顯幽。故以此樂詔告兩閒。庶幾其聞之而來享也。

此言三代之祭。所尚不同。而其為敬則一。

數歷代之禮。獨不言夏何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

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以圭璋為贊。柄用玉汁和氣。

亦是尚臭也。致陰氣於陰以求神。故云致陰氣也。

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蕭取此

蒿及牲之脂。管合黍稷而燒之。使其氣旁達於牆屋之間。是以臭而求諸陽也。既奠謂薦熟之時。

凡祭句總結上尚氣尚聲尚臭三項。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

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升首升牲之首也。直祭正祭也。祭以薦。執為正索求也。求索其神靈而祭之。

魂者氣所主。故曰魂氣。魄者形所附。故曰形魄。

以其歸天。故求諸陽。以其歸地。故求諸陰。

祝於主者。在室之內。祝於祊者。在室之外。然猶不足定神之所在。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

祊之為言儵也。所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遠儵

也承上文求諸遠者言尸有所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人君嘏辭有富以福言也。牲體首在前取其與神坐相直相詔侑也。詔侑於尸欲其享此饌也。祝致辭于主人嘏有長外是告其全貴純者貴在表裏皆善。

相嘏尸皆在祭所之人。因各釋其義。

毛血至報陽也。皆釋用牲之義。牲之所有。先王皆舉以祭。

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
 粹脊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浼齊貴新也。凡浼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
 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尸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又加明水。祖考形魄歸地屬陰。肺水陰也。是性首亦陽而體
 陰。靈脾膏腸閒脂也。先燔燎于爐。至薦。孰則合蕭與黍稷燒之。黍稷陽也。是性首亦陽而體
 也。魂氣歸天為陽。此以清故云浼。齊絜著絜淨而明著也。

釋用明水之義。周禮司烜氏以鑿取明水於月。以供祭祀。卽此。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

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

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也。服者服順於親也。再拜是服順
 不但祭祖與禰而已。其祭自曾祖以上。惟稱曾孫。故云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諸侯相詔。伯於

順之盡言內外皆服。祭主於孝上之祭。稱孝孫孝子。是以祭之義為稱也。諸侯相詔。伯於
 自致其誠。敬盡其嘉善。無所與讓也。

服之甚。服之盡。稍變其文。其實一也。

對祖稱孝孫。對父稱孝子。故先孫後子。對曾祖以上。則統稱曰曾孫。

然凡他祭亦得稱曾孫。故書云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
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曲禮亦云外事曰曾孫某。蓋曾孫云者。乃內
外祭之通稱。祭必備諸物者。不知神之所饗。故備之也。

腥肆爛臚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罍角詔妥尸。
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祭之為禮。或進腥
體或薦解。別或進

湯沈或薦煮。豈知神果何所享乎。主人不過盡其敬心而已耳。舉與角皆爵名。尸始
即席舉罍角之時。祝告主人拜尸以安安其坐。夏之禮尸無事則立。有飲食之事。然後
得坐也。尸所以象所祭者為祝者。先以主人之辭告神。後以神之辭。綴主人故曰將命。

縮酌用茅明酌也。
其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欲泐醴齊。則先用此明酌。而新作者
縮泐也。用茅者。以茅覆而泐之也。事酒為事。酌而新之者。

醖酒況于清。汁獻況于醖酒。
醖酒。盎齊也。泐先和以清。謂清酒而後泐之。以清酒。冬釀。接清
而。成盎齊。差清。先和以清。謂清酒而後泐之。以清酒。冬釀。接清
故不用茅也。汁獻。謂摩塗。及鬱金之汁。又和以
盎齊。摩塗而泐之。出其香汁。故云汁獻。況于醖酒也。

由上文凡況新之一語。而補叙況酒之法。

猶明清與醖酒于舊澤之酒也。
上文所泐三者。不能知其法。諸侯之禮。作記之
時。此禮已廢。人不能知其法。故言此以禮作記之

泐者。即齊以明。泐醖酒。以清。泐于舊澤。之酒。以醖
酒者。即齊以明。泐醖酒。以清。泐于舊澤。之酒。以醖

內則第十二

此篇所記乃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以其在閨門之內。故曰內則。夫內而無則。民何則焉。歷考古者帝王之為治。與夫聖賢之論治。莫不以此為先。周道既微。而內治不可復見矣。故此篇不可無記也。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降德者下其德教於民也

篇中所說皆王者設之以教其下者。故以后王命冢宰說起。冢宰六卿之長。所以總領治教。以佐王者也。故以命之。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筭總拂髦。冠綏纓。端鞞紳。搢笏。盥漱。

也。縱。黑。繪。髻。者。髻。髮。作。髻。訖。即。橫。插。筭。以。固。髻。總。亦。繪。為。之。以。束。髮。之。本。而。垂。餘。於。後。以。為。飾。也。拂。髦。髮。去。髦。上。之。塵。也。冠。之。纓。結。於。領。下。以。為。固。結。之。餘。者。下。垂。謂。之。綏。端。玄。端。服。紳。大。帶。也。搢。插。也。插。笏。於。帶。中。

左右佩用。左佩紛。悅。刀。礪。小觶。金燧。所佩之物。皆是備尊者使令之用。紛。石。以。拭。

小觶。狀。如。金。錐。象。骨。為。之。小。觶。所。以。解。結。者。如。金。錐。象。骨。為。之。小。觶。所。以。解。取。火。於。日。中。者。

所佩皆以其適用。便取攜也。與平日之藉作容飾者不同。

右佩玦捍管。遼大觶木燧。玦射者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而開弓體捍拾也。解

大結木燧
鑽火之器

偁。即詩所謂邪幅偁。束其脛自足至膝故謂之偁。

屨著綦。綦屨頭之飾。著猶施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笄簪也。衣紳上加紳帶。士端妻

也。之服

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箴管線。續施繫。裘大觶木燧。衿纓綦屨。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箴管箴在管中。繫裘皆屬施繫。裘者為貯箴線。續也。衿結纓香纓。

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

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

之。柔色以溫之。謂以柔順之。搔摩也。溫承藉之意。

饘醢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秣。唯所欲。饘以厚粥。醢醢薄粥。芼羹以菜雜肉為羹。

以上敍問安之禮。以下敍視膳之禮。

棗栗飴蜜以甘之。莖昔粉榆兔蕘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

必嘗之而後退。

莖菜名。莖似莖而葉大。榆之白者名粉。兔蕘鮮者。乾陳者言四物或用新或用舊也。滫說文久泔也。瀡滑也。滫瀡滫之滑者也。凝

者為脂釋者為膏甘之滑之膏之皆謂調和飲食之味

男子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味爽而

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總角總聚其髮而結束之為角容臭香物

也助為形容之飾故言容臭以纓佩之味爽欲明未明之時

少者亦使之相隨而進。所以習禮節。寓蒙養之法。

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

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古人治家之法。以早起為第一義。蓋日高酣臥。僮僕偷惰。百弊叢生。

衰敗之形。一端已見。故君子慎之。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

入而夕。慈以旨甘。慈愛也旨甘之味致其愛各從其事各治其所當為之事也晚朝為夕

此言貴者事親之禮。觀文王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即為異宮之證。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簞。縣衾篋枕。斂簞而禡之。衽臥席也將衽謂更臥處牀安身之几坐非今之臥牀也

御者亦所不廢。但不以其事諉之耳。

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匱。非餽莫敢用。與恆食飲。非餽莫之敢飲食。傳移也近謂挨偏之也敦牟皆盛黍稷之器卮酒器匱盛水漿之器此皆尊者

所用子與婦非餽其餘無敢用此器也與及也

此與雖寒不衣祭服同意。皆所以示尊敬也。

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餽。既食恆餽。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餽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餽。佐餽者勸食而後餽其餘也御食侍母食也如初如父在時

父沒母存。勢必已老。冢婦代姑治內政。故使冢子及羣子婦代之。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

敢噦噫噓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洩。唯應之恭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擻。藝衣衾。不見裏。重

衣也不因涉水則不揭。裳不見裏為其可穢。

有敬事方敢袒裼。如習射之類是也。

父母唾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

補綴。唾洩不見即謂刷除之。不使見示於人也。以線貫箴為紉。

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閒面垢。燂潘請澣。足垢燂湯請洗。少事

長。賤事貴。共帥時。燂溫也。潘漸米汁也。燂洗面共帥時皆循是禮也。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

則皆坐。句奠之而后取之。祭為嚴肅之地。喪當急遽之時。乃無他嫌。非此則女必執篚使授者置之。篚中皆坐。男女皆跪也。授者跪而置。

諸地受者亦跪。就地以取之也。

即所謂內言不出於梱。外言不入於梱也。

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

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滌浴室擁

此節專言別嫌明微之道。在今日視之。似為太拘。然以禮防民。正不得不如此。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父母乎。蓋不敢拂親之意。此亦一端也。

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

子婦未教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

出。而不表禮焉。庸用也。怒之。雖責之。而不可怒。謂雖雖責之。而不終絕之也。雖放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

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執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

起孝。執諫謂之純熟殷勤而
諫若物之成熟然

孰與熟通。如火之熟物必期變化也。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此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

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由自也

為父母故而加愛。是則為妾者。亦安有不順吾父母者乎。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

禮焉。沒身不衰。宜猶善也

為父母故而行禮於妻。是則為妻者。亦安有不順吾父母者乎。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

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老謂傳家事於

長婦也介
婦衆婦也

此曾子所為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也。豈僅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已哉。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以友當作敢使

怠不友無禮三事略同。毋字連下介婦作一句讀。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

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追。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

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於家事統

好貨財私妻子所為列於五不孝中。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菑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

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弟或賜之謂私親待

之厚者

如新受賜四字絕妙。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句賜而后與之。故前所獻之物而與姑不受者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

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

往。諸母衆妾也可者或傅御之屬可為子師者此人君養子之禮師教以善道者慈母審其欲惡者保母安其寢處者

於宮中別掃一室居之。

正義士不具三母。大夫以上則具。此敍生子之禮。皆指大夫以上言

之。

三月之未。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

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

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不齎所存留

夾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齎者謂之角留頂上縱橫各一相通達者謂之羈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

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帥循也言當敬教之使循善道也咳小兒笑聲記有成謂當記識夫言教之成德也

左傳敘魯桓公命子事略具大意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

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

諸州府。夫人入食。如養禮。宰屬吏諸男同宗子姓藏之者以簡策書子名而藏于家也之禮也

也之禮也

於初生時。即以月日告諸有司。故一國之內。版籍易稽。戶口多少。皆

可得而核也。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俞皆懸辭鞶小囊

唯揚而俞抑。革剛而絲柔。皆從其類為教。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

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方名東北西南北

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數日知朔望與六甲也書六書計九數

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肄習也。簡書篇數。諒言語信實也。

肄簡脩業之事。肄諒進德之事。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樂八音之器也。詩樂歌之也。章成童十五以上。酌即勺也。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大夏禹樂不教恐所學未精故不可為師以教人內而不出言蘊畜其德美於中而不自表見其能也

童子不衣裘裳。故須俟二十以後。

少年氣盛。往往以所長加人。內而不出四字。最為有意。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男事受田給政役也。視志方猶常也。孫友順交朋友也。視志視其志。

意所尙

無方者。不拘一類也。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

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尙左手。物猶事也。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

四十始仕。則無躁進之心。七十致事。則無戀位之意。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媿謂言語婉也。細謂容貌似紝。繪帛之屬。組亦織也。

冠服縫中者

補詳教女之法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

女拜向右手。

尙左尙右陰陽之別

玉藻第十三

此篇記天子諸侯大夫士冕服笏佩諸制及行禮之容節。蓋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而威儀之吉可以定命。故古人於此兢兢焉。

劉向別錄與曲禮少儀一類亦以三者詞旨固相似歟。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玉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雜采。邃繩之貫玉者。延冕上覆也。前後

延者言前後各有十二旒垂而深邃延在其上也

冕之制有三。衮冕最尊。次玄冕。次皮弁。各隨禮之輕重用之。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朝日月春分之事。禮聽朔。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天子廟及路寢皆朔焉。卒事反宿路寢。閏月非常。

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扉左為陽。陽為正。以非月之正。故闔左而由右。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

漿酒醴醕。日中所食乃朝食之餘。奏作樂。日常。日月朔。上月以水為上也。

周禮王日一舉。即此日少牢也。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

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御瞽侍御之樂。工也。幾察也。察樂聲之高。下以知政令之得失。此以察上天樂子之禮。

漢書藝文志。作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互異。

樂以中聲為本。一上一下。皆非正聲。故御瞽幾之。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裨冕。公衰。侯伯。鷩。天子。男。鷩。也。朝見天子也。諸侯以玄冠。緇衣。素裳。為朝服。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內朝在路門之內。亦曰燕朝。

內朝即燕朝也。別於外朝。謂之內朝。別於治朝。謂之燕朝。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

適小寢釋服。臣入常先君出常後尊卑之禮然也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釋服釋朝服也

詩夜鄉晨言觀其旂朝辨色而入也。東方明矣朝既盈矣日出而視之之時也。

朝以先為勤以後為逸退以先為逸以後為勤。今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儆怠荒。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

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三俎特豕魚腊也周人祭肺夕食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蓋盛黍稷之器常食二簋月朔則四簋夫人不特

殺故云與君同庖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

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故謂祭祀及賓客饗食之禮亦禮有射牲之文此言弗身踐亦

謂尋常也八月今之六月殺牲盛饌曰舉

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

造車馬。士以笏也。笏不租而以象飾其本。摺插也。君插。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大夫思謂意所思念。欲

告君之事對謂君若有問則對答之辭。命謂君所命令。當奉行此三者皆書之於笏。敬謹之至恐或遺忘也。

笏至漢唐之時猶用之。以後始無聞矣。

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玉容觀容玉之儀。聲觀也。

私朝與其家臣揖而往朝于君也。輝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光則又盛於輝矣。

習容觀者習造朝之儀。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必命之祭。然

以客禮自居也。先食而備嘗諸味亦示臣為君嘗食之禮也。飲而俟者啜飲以利滑喉中以俟君殮臣乃敢殮也。

此言賜食之禮。臣侍君食不祭。君命之則祭。不敢當客禮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

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羞近者但於近處食。一羞也。品猶偏也。

君未覆手不敢殮。君既食又飯殮。飯殮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

出授從者。更食畢而覆手以循口之兩旁恐有穀粒汚著之也。君未覆手則臣不敢先君而飽飯也。君畢食

則臣更飯。君之食從者此食已所當得故也。

曲禮。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即此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侑卑。食而不勸。侑禮之

矣。飽禮之謙也。謂太厭降卑微如有所畏迫也。

此與共食不飽同義。

水漿微物。祭則厭其太自卑。屈戒其諂也。大凡謙則可。諂則不可。貴

得中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

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

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西如禮度。言

意氣和悅之貌已止也。油油謹重自得之貌。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君國君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為黼。文以

以誓軍旅省耕斂
僭服大裘非古禮

以諸侯服天子之服故曰非古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以皮狐之裘

以素錦為衣加其上狐之
白者少士賤不得衣也

君之左右如侍衛之屬以虎狼之皮為裘

君子狐裘青豹褻玄綃衣以裼之君子謂大夫士

麕裘青豸褻絞衣以裼之野鹿子也豸胡地
犬絞蒼黃之色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袖飾凡謂

裼衣象
裘色

狐裘為大夫士所同惟裼以錦衣則專屬之諸侯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犬羊之裘庶人所服裘與
人俱賤故不裼以為飾也

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見美謂裼衣上雖
加他服猶必開露

以示裼衣之美盡飾者
盡其文飾之道以為敬

也。弔則襲。謂主人既斂之後。若未斂則仍裼裘。檀弓子游裼裘而弔是也。

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充美猶云。揜塞其華美也。

無事則裼亦謂在君之所弗敢充者以見美為敬也。

加衣於裘之上。故曰充美。充塞也。充耳塞聰是也。此充字即充美之充。

古之君子必佩玉。左徵角。右宮羽。徵角宮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宮為君羽為物君故在右右為動作之方也。宮為君羽為物君

道宜靜物道宜積故在左左乃無事之方也。

徵角宮羽。謂玉聲所中也。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

入也。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趨時歌采齊為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行時歌肆夏為節進而前則其身略俯如揖然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揚之時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君在謂去之也。但君所也。其不

左佩之綬不使玉之有聲玉以比德示不敢表其有如玉之德耳

不敢為容故結之恐其有事故設之

齊則精結佩而爵鞞凡佩玉者遇齊時則結其佩之服但齊則雖諸侯而大夫亦

服之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應辭唯而慢而

趨比走略緩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易方則恐所召

在過時則恐失期而貽親之憂瘠病也疏節謂常行疏略之禮

疏通也疏節謂通行之節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

存焉爾不能猶不忍手之所持猶存其潤澤猶有餘氣盛酒漿之器常用以飲故口所潤澤猶有餘氣

明堂位第十四

此篇當是魯人所作首言周公朝諸侯之禮以下備言既沒之

後褒寵備至。祭祀禮樂比於王者。以為如是始足以明周公之功。不知魯禘非禮。聖人譏之。其衰之嘆所由來也。惟其文極穠摯。為秦漢人得意之筆。讀之可以增長氣力。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名鬼國紂之罪不止此一端。舉其甚者言之。

踐天子位。語大而近夸。制禮作樂却是實錄。

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韠。旂有十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弧旌旗所以開其

形如弓以竹為之。鞞則弧之衣也。旒屬於旂之正幅而畫日月以為章也。

魯為百里之國。言七百亦夸詞。

詩所謂俾侯於魯。大啟爾宇也。禮樂一語提綱。以下一一分疏。

詩頌言龍旂承祀。意即此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

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

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

斚。以玉飾瓚。以大圭為瓚柄。故言玉瓚。大圭。篋。也。仍。因也。因。爵形。而雕飾之。加者。夫人亞獻於尸也。用璧角。夫人獻後。賓用璧散。獻尸梡形。四足如按。斚則加橫木。

於足中央為橫距之形也。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

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魯於天下

言周公勳業之盛。廣及天下。故廣大其國禮樂之事。以示天下也。

廣魯句。言魯所用之禮樂。皆有天下之制。非謂示天下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

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揚舉也。天

下大服謂敬服周公之德也

是故夏禱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于魯方在岳之方歲或有廢朝

春祠故此略之秋省者斂也視年之上下以為蜡之豐嗇

喪服小記第十五

禮記菁華錄卷六

侯官吳曾祺評註

大傳第十六

王道之大。親親為先。故孟子亦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木
本水源之義。聖人恆於此兢兢焉。是篇所記皆尊祖敬宗之事。
為人道之大者。故曰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禘為祭之大者。非天子不得行。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開手一語斷定。意極嚴悚。

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

上行言諸侯不得行禘禮此言諸

侯以下有祿祭之禮諸侯之祿固及其太祖矣大事謂祿祭也大夫士不敢私自舉之必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祿也亦上及於高祖以卑而行尊之禮故謂之干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

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夏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

也。道加先公以天子之號者為不。可以諸侯之卑臨天子之尊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

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治理而正之也。謂以禮義理正其恩之隆殺。屬之戚疏也。合會族人以飲食之禮。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位。上治下治。旁治

之道皆有禮義之別。則人倫之道竭盡於此矣。

上下四旁各致其道。倫理以明。恩義以篤。而人極立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

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瞻者。五者

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民不與焉。謂未及治民也。

治親即上治下治。旁治也。君使臣以禮。故功曰報行。成而上故賢曰舉。藝成而下故能曰使。存察也。愛而有以察之。則所愛者一出於公。而四者皆無私意之累矣。一得猶皆

得。贍賜物事。紕繆。并戾也。人道申言上文之意。

五者立而民自治。未有五者不立而能治其民者。故曰不與。

一物紕繆。則國本不立。小人柄政。煩刑重賦。由此而起。民欲正命而

死得乎。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

民變革者也。

文章典籍也。正者年之始。朔者月之初。徽。旌旗之屬。號。器。樂者。禮樂之器。械者。軍旅之器。

三代繼起。不能無損益。然其大體。卒不可易。故曰百世可知也。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

得與民變革者也。

此天地之常經。故不可變革。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同姓。大宗。小宗。也。從宗。從異姓。

他姓之女來歸者也。卑者為婦。尊者為母。以婦與母之名治昏姻交際會合之事。

此節專言別嫌明微之事。蓋倫紀之脩。始於夫婦。家道之立。無有先

於此者。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

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兄弟聯也。伯父之

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兄弟之子為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於昭穆為宜。弟之妻不可謂之為婦。猶兄之妻不可謂之為母。以素昭穆也。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四上指高祖以上。姓為正。姓氏為庶。姓戚親單。後從兄弟恩親已盡。各自為宗。殷人五世以後。

則相與通昏故。記者設問云。

古者六世之上。婚姻可通。迨三代以後。禮制漸立。故雖百世而不通。

昭公娶吳。當世譏之。雖孔子不能為之諱也。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庶姓雖別而有本。姓世繫以聯繫之不可分別也。又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不殊異也。雖百世之遠無通昏之事。此周道所以為至。

少儀第十七

古之教人者。必先以威儀言辭之小節。謂之小學。然後進以明德。新民之事。謂之大學。蓋未有小之不講。而能進乎其大者。此篇所說。皆小學之支流餘裔。當與曲禮內則並讀。

聞始見君子者辭。此句絕。

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

見曰朝夕。誓曰聞名。固不得徑指主人也。罕見謂久不相見。亟見數見之。

不敢徑達主人。故曰願聞名於將命者。後人作書函有曰某某執事。

即是此意。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某願比於將命者。童子未成人聽事。謂來聽主人以事見使令也。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公卿之喪司徒掌其事也。故云某願聽役於司徒。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

適他謂之朝會之事而出也。馬資謂資給道路車馬之費也。

臣致綵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綵。親者兄弟不以綵進。送以死衣

賈人謂之穢稱廢衣者不敢必用之以斂賈人識物價貴賤而主君之衣物者也。

語意之間尊卑各有不同。所以示別也。古者教弟子之禮。應對為先。

故篇端於此特加詳焉。

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贈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

白兵車不入廟門。甸田也。臣受君田野所出。故云納甸。贈馬以送死者。故可入廟門。賻馬與幣所以助主人喪事之用。故不入廟門。大白之旗與

兵車雖並為送喪之用以其本戰伐之具故亦不可入於廟門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而來賻者既致其地擯者乃舉

而取之主人不親受異於吉事也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

束脩一犬。乘壺四壺束脩十脔。卑者曰賜尊者曰獻。

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鼎肉謂肉之已解別而可升鼎者故可執也。

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加於一雙列不止一雙也。委其餘陳列于門外也。

犬則執緹。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緹犬繩也。犬田獵所用。曰田宅舍曰守犬。田犬有三種。曰田

犬充庖廚所烹曰食犬

此節與曲禮文大同小異。而加詳焉。

牛則執紉。馬則執勒。皆右之。紉約皆執之以牽者。以右手牽為便也。

臣則左之。臣征伐所獲民處也。以左手操其右袂而右手得以制其非常也。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纓奉

胄。前之謂也。以他物先之也。袒開也。發甲之衣也。胄兜鍪也。謂開鑿出甲而奉胄以將命也。

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韞執拊。執蓋蓋輕便於執也。韞弓衣拊弓把。

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襦與劍焉。啓開也。櫝劍匣也。夫襦劍衣也。以其蓋卻上於匣之底。下乃加襦於匣中。而以劍置襦上。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句戈有刃者櫝。句筴籥其執之皆

尙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脯脩也。苞苴之苴藉而苞裹之也。

茵褥穎。穎枕也。筴簪也。籥如笛而三孔也。凡十六物。左手執上右手捧下。陰陽之義也。穎刀。銳也。削曲刀。拊刀。把辟偏也。謂不以刃正。向人也。

卽曲禮所云前其鎛後其刃也。

學記第十八

古者建國興學爲先。自三代聖王相沿不改。秦火之後。學制破壞盡矣。漢興四百餘年。稍有建立。而其法未備。唐宋以來。間有學官書院之設。殊非古人所以立教之意。此篇詳述學制之本末。以及有益於人心世道之處。至爲精切。王制文王世子間有叙及興學之事。皆不如此之詳盡。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諉聞。不足以動衆。也發慮憲謂致其思慮也此二者可以小致則

聲譽不能感動衆人

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就賢體遠以下賢德之士也體如中府遠疎遠之

臣也此二者可以感動衆人未能化民也

發端由君德說起。以見學問之益。統尊卑上下皆在其中。不僅施之教士已也。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化民成俗必如唐堯之於變時雍乃為至耳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

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建國君民謂建立邦國以君長其民兌命商書典常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

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

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學於人之方知己所未至致學而無以應人之求則自知困辱致學半者

教人之功居吾身學問之半

以上泛論爲學之益。此下方就學制言之。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

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

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比年每年之句。讀辨志。辨別其

趨向之邪。正敬業則於所習無怠。忽樂羣則於朋友擇取益者。而友之不以程度爲限。至親師則於訓誨知嗜。好論學講求學問之蘊奧。取友擇取益者。而友之不以程度爲限。至

於九年則理明義精。觸類而長。無所不通。有卓然自立之行。而外物不得以奪之矣。是大成也。

吳文正謂九年。是十五入大學之次年。案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皆精

深之詣。恐非少年子弟能見及此。所謂九年者。當是在大學後九年。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

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前言成俗成其美俗也。此言易俗變其汙俗也。以此大成

子蟲之微者。亦時術士而成大堙。以喻學者由積學而成大道也。此古記之言。故引以證其說。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句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

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

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也四詩也。禮也。各有正業。退而燕息。操綬有燕居之學。此

退息之居學也。凡為學之道。貴於操安。不廢心與理。融而成矣。然未至於安。則在辭

多依託於物理。必有物理。至博而不能安。不雜服冕弁衣裳。廣求物理。各有所依。附者則雜學。驗不

實而于詩之辭。必有物理。至博而不能安。不雜服冕弁衣裳。廣求物理。各有所依。附者則雜學。驗不

于退息三時。游觀行禮者。若雜不與此三者。識其制。謂之于禮。好文必有。故君子不能安也。

藏息以地言脩遊以功言。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承上文言職修遊息。無不在乎。學是以安親樂信。雖離師友。亦

不畔于道。時敏無時而不敏也。厥修乃來。言其進修之益。如水之源。源而來也。

此句緊承上二句。惟能親其師。樂其友。故能離而不反。輔即輔仁之

輔言友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

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

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吟呻

見諷之管估視也。畢簡也。訊問也。隱其學不以所學自表。見終業而又速去之。用工閉斷不安不樂故也。刑成也。

施就教者言。求就學者言。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摩以相厲而進為言也。

謂不踰犯也。節如節候之業也。孫以順言。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

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

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以扞拒扞格。堅強難入。燕私之朋。必不責善。或相與以慢其師。燕遊邪僻。必惑外誘。得不廢其業乎。

四句緊對上四項。又添出燕朋二句。蓋四者之失。皆由燕朋燕辟害之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

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示之以人道之所由而不率其

抑之使退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如此則不并格而和

興廢二語一法一戒自為章法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至學至于學也純者至之雖敏者至

之易質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博喻謂循循善誘不拘一途也長者一官之長君則一國之君言為君之道皆自務學充之三王四代之所以治以能作之君作之師爾

大學之道脩齊治平皆在其中故曰可為人君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嚴師謂尊禮嚴重之也無北面不處之以臣位也

天子視學待三老五更皆有西階而無北面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庸功也。從讀為春。春謂擊也。每一春。

而為一容

善問者就學者言。善待問者就教者言。二者各盡其道。方能有成。

樂記第十九

周室既衰。樂制無傳。漢河間獻王與諸生等采周官及諸子言

樂事者以作樂記。以授常山王禹。及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

篇。後取其十一篇合為一篇。即今樂記是也。其餘十二篇在向

時已亡之矣。僅存其目。案他書之言樂者。不過詳其節奏而已。

此則兼有精理存焉。且多與禮意互相發明。故取以入是編。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

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成方。猶言成曲。

調也干戚武舞羽旄文舞

音由心生。是一篇之主。與曲禮先提敬字同一作法。

樂不出音容二者。故即續言干戚羽旄之器。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

人之情得所欲則樂。所欲則憂。憂則嗷。嗷則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怒于所畏則敬。于所悅則愛。嗷則其心則無澤。殺則減而不隆。嘽則剛而無餘。愛則紆而不迫。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直則無曲。廉則有分際。和則不乖柔。則致順。粗以厲者高急而近于猛暴也。六者心感物而動。

乃情也。性則喜怒哀樂未發者也。

心有不同。故發于聲者亦異。分列各項。所以發明首四句之意。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

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節以樂而和其聲之所言使無乖戾。政以教不能而一其行。刑以罰不率而防其姦。四者之事雖殊而其致則一。歸于慎其所以感之者。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通篇皆禮樂並言。以下放此。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此言音生于人心之感。而人心哀樂之感。由于政治之得失。此所以慎其所以感之者也。

此節言聲音之應。通于治道。即承上同民心句言之。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懣之音矣。懣。慙也。

者。懣也。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此言審樂以知政。

五者指君臣民事物而言。五者皆亂。與上文五者不亂相應。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

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比近也。桑間濮上。衛地。濮水之上。桑林之間也。

聖人言放鄭聲而不及衛意二者之中衛為愈乎。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倫理事物之倫類各有其理也。道有所通者乃能知樂。

倫理即承上五事言之。

言禮而倫理皆在其中。故曰幾於禮。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以爲絃練之則聲濁越瑟底之孔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一倡而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

樂之隆盛不是爲極聲音之美。食饗禘於報本反始也。朱絃。

禮樂之用。皆以窒欲求理爲主。故去紛華尙淡泊爲第一義。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

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

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

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

大亂之道也。人生而靜者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發而爲情也。人心虛靈知覺事至物來則必知之。而好惡形焉。好善惡

惡則道心之知覺原于義理者也。奸惡醜則人心之知覺發于形氣者也。

人性本善。是最初之事。迨其後知誘物化。遂流而不可止。故聖人作

樂之旨。亦專以反本復始爲言。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

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

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

矣。和節其心所以使之言而無所乖戾

人爲之節。緊對上文好惡無節言。節字卽品節之節。卽朱子所云聖人因人物之所當然者而品節之是也。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

治行矣。和于內所以救其離之失飾。貌者禮之檢于外所以救其流之失。合情者樂之

于流此文所以仁義爲禮樂之輔者也。等貴賤和上下別賢不肖均政此四者皆所以行

民之治故曰民治行矣

此言禮樂之用不能無弊。大都專主其一而用之。而偏勝之害。卽在其中。故禮勝而救以樂。則無離之弊矣。樂勝而救以禮。則無流之弊矣。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

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欣喜歡愛之和出于中進退周旋之序。著于外。和則情意安舒。故靜序則威儀交錯。故文大樂與天地同和。如乾以易知而不勞。大禮與天地同節。如坤以簡能而不煩。樂至則人皆得其所以無怨。禮達至則人各安其分。而不爭。如帝世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至也。達者徹于彼。安其謂行者出于此。之謂行者達之本。達者行之效也。

樂由中出四句。皆就禮樂之本體而言。以下乃詳著其效。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百物不一。理在聖人。各途其性也。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鬼神禮有經。禮曲禮之事。殊而敬一。樂有五聲六律之制。在明王雖有損益。而情之同者。則相因。述也。是愛者皆者。迭與事與時並。如唐虞之時。則有揖讓之事。夏殷之時。則有放伐之事。名與功偕者。功成作樂。故歷代樂名皆因所立之功。而名之也。

此言禮樂之理。通于造化。以和節分說禮樂。通篇屢見。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綴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情謂理趣之深。與者知之悉。故能作文。謂節奏之宣著者。識之詳。故能述。

作者之謂聖。堯舜禹湯是也。述者之謂明。子游子夏之徒是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人聖

地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為流通。故始也。法陰陽以爲禮樂之序。陰之禮樂而贊陰者也。天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禮樂而贊陰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樂法乎氣之行于天者而作。故動而屬陽。聲音氣之爲也。禮法乎質之具於地者而制。故靜而屬陰。儀則質之爲也。作過制則失其序。故亂。過作則失禮。其和故暴。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禮樂以贊化育也。

上文俱以和節二字分說禮樂。此獨易節爲序。序即節也。文異而意同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

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

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惟其辭足論而音有

也。以欣喜歡愛為作樂之主焉。惟其立之正而行之中，故得其序而無邪僻。此禮之本質，而

則衆之以事乎鬼神者，則衆之所共知者也。

惟聖人能知禮樂之意，其可以示人者，惟此而已。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

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

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

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衆旅

也。或進或退，衆皆齊一，無參差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器雖多，必會合相守，待擊拊鼓

也。雅亦樂器也。過而失節，謂之疾。奏此雅器以治之。

子輿子就古樂，今樂推明與民同樂之意，乃因事納忠之法。若就樂

論樂，不如此節為精。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擾與孫同

文筆穠豔。後世文字惟司馬子長傳滑稽敘淳于髡事。頗為似之。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四時當謂不

大祥亦妖也。大當均調也。

引皇矣詩以證德音之訓。然詩言德音。謂德之見於言者。此乃斷章取義法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

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其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溺音淫 趨音淫

四志字指聽樂之人心言。

前亦言鄭衛。此則合齊宋言之。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

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德音之正溺音之邪皆易以感人故人君不可不謹所好惡也詩大雅板之篇誘詩作厲

古樂當好新樂當惡一語爲一篇關鍵。

然後聖人作爲鞀鼓柷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醑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柷楬壎篪皆質素之聲故

音云德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鏗然有象

也號令欲其成嚴橫則盛氣之充滿也令嚴氣壯立武之道故君子聽之而思武臣

文侯之聽樂恐臥。正由無所思故也。特于此分別言之。所以感動其

意者其旨微矣。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磬讀為磬音上聲。謂其聲音

磬然所以為辨別之意。死之際非明辨於義而剛介如石者不能決封疆之臣致守於彼此之限而能致死於患難之中。故君子聞磬而知所思也。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人之處心雖當放逸

之時而忽聞哀怨之聲亦必為之惻然而收斂是哀能立廉也。絲聲凄切有廉剛裁割之義。人有廉隅則志不誘於欲。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竹聲

汎濫汎則廣及於衆而衆必歸之故以立會衆而君子聞竹聲則思容民畜衆之臣也。

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

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謹謂謹其聲謹雜使人

而進之權在主將也。彼謂樂聲也。合之契合於心也。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

曰病不得其衆也。賈牟姓賈名孔子問大武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戒也賈答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舞戒

衆久乃出戰今欲衆此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

此節論大武之樂專舉舞節言之。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此亦孔子問而賈答也逮及也言武王恐諸侯後至者不及戰事故長歌

以致其望慕之情也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問其太蚤乎賈言象武王及時伐紂

之事故不可緩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故忽有憲讀

爲軒輕之軒賈言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

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

若吾子之言。句是也。淫貪欲之意

聖人弔民伐罪出于不得已。本無利天下之心。若云聲淫及商則是

武王幸紂之亡以為己利故賓牟賈謂之非武音。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

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

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免席避席也孔子言作樂者倣象其成功故將舞之

時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巖然不動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所以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也亂樂之卒章也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以

武而止

遲之又久即是上備戒已久意。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

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成者曲之一終綴謂南頭之初位也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此又申言武始北出以下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為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伐紂也

為四讀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而分振鐸者夾之而各有部分

也猶成

事蚤濟也。以上且泛言樂之象成。未及答遲而又久之意。至久立於綴以下至末。剛正答其意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行商容即書所謂式商容闔也。弛政解散紂之虐政也。倍祿祿薄者倍增之也。

封微子在成王時。此當是指武庚言。故變其文曰投以示貶之之意。行商容謂過商容之居。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衅與鑿同。以血塗之也。凡兵器出則刃向前。入則刃

向後。今載還而刃向後。有似於倒故云。倒載也。建議爲鍵鎗也。橐輜兵器之具。

偃武修文。極力摹寫太平景象。

二字甚雅令。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敬。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郊射習射於郊學也左東學也在東郊東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學之射歌射於郊學也左東學也在東郊東

郊西學之射則歌騶虞之詩以為節也革甲鎧也軍中不習禮其射但主於穿札今既行禮射則此射止而不為矣說劍解去其佩劍也

狸首詩亡。

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今言左射狸首。右射騶虞。是天子諸侯共之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雜記上第二十

雜記下第二十一

此篇泛記諸侯及大夫士喪禮。又兼他事非喪禮者。故以雜記為名。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人見

貌有類其親者。則目為之盪然。驚變。聞人所稱名。與吾親同。則心為之盪然。驚變。喪服雖除。而餘哀未忘。故於弔死問疾之時。戚容有加。異於無憂之人也。其餘服輕者。直道而行。則不過循喪禮而已。

免喪之後。餘哀未忘。故如此。

其餘謂期功以下。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

上也。難為上言。僭上也。

此節義同禮器。但文少異耳。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

下不僭下。難為下言。僭下也。

禮有大中至正之道。設或易之。事雖相反。其失則同。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

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

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

焉。君子恥之。三患言為學之君子五恥言為政之君子居位而無善言之可聞是

而進今以無德而退三恥也不能撫民使之逃散四恥也國有功役已與彼衆寡相等而彼之功績倍於己是不能作與率勵其下五恥也

此論君子仕學之道。三患就學言。五恥就仕言。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

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言飲酒醉甚也孔子言百日勞苦而

一日飲酒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孔子以弓喻民弓必有時而張有時而弛民必有時而勞有時而息文武弗能言雖文王武王亦不能為治也一於逸樂則不可故言文武弗為

喪大記第二十二

此篇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皆事之大者故以喪大記名。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

牀上手足為四體各一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纊新綿也。屬之口鼻觀其動否以驗氣之有無也。

不死於男子之手。地病疾之甚也。東首向生氣也。古人病將死則廢牀而置病者於地以始生在地庶其生氣復反而得活及死則復舉尸而置之。

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疾病為有故。故徹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諸侯與夫人皆有三寢。君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夫人一正寢二小寢。卒當於正處也。士與妻各死于其寢。夫曰正寢。妻曰內寢。非在一處。

祭法第二十三

此篇記祭天神地祇人鬼之定制。故曰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

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宗禹者。當禹身亦宗舜。與舜之宗堯同。至其子孫乃宗禹也。推之殷人宗湯。周人宗武王。皆然。惟有虞一代而止。故無宗舜之文。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加牲玉於柴上。燎之使氣達於天。此祭天之禮也。泰氣

壇即園丘。瘞埋牲幣祭地之禮也。泰折即方丘。

按自燔柴于泰壇。祭天也。以至終篇。即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之義疏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泰昭壇名。祭時。祭四時也。相近。當為祖。迎字之誤。寒暑。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迓之。坎。以祭寒壇。以祭暑。亡其地。謂見削奪也。

四時乃常祭。若寒暑不時則祭之。

如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國者。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五代唐虞三代不加顓頊帝嚳為七代不

變者不改所命之名更立者更立所祭之人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

祀以為稷。厲山氏一云烈氏山炎帝神農也其後世子孫有名柱者能殖百穀作農官因名農

夏之先祀農為稷。夏之後祀棄為稷。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左傳言共工氏以水紀官在炎

帝之前太昊之後社土神也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序星辰知推步之法也著衆謂使民占星象而知休作之候也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能賞也當其功也均刑法當其罪也

舜勤衆事而野死。

巡狩而崩也。

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

障壅塞之也。修者繼其事而改正之。

鯀乃有罪之人。置之祀典。殊爲不合。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

立定百物之名。

契爲司徒而民成。

司徒教化民成俗。

冥勤其官而水死。

冥即玄冥也。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

不在祀典。

族類也。祀典祭類之典籍。

祭義第二十四

祭非徒法而已。其中有義存焉。不明其義。則所謂法者。亦具文焉耳。若冠昏燕射聘與鄉飲酒。在此編中者。皆謂之義。律之祭。

義亦猶是也。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蓋所謂義者，乃禮之精也。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二禘字當讀爲禴，迎來而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其享否不可知也。

此釋春秋二祭之義。

一祭之禮，送迎皆具，而必分別言之者，其各有主焉爾。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所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

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

五其字及下文所爲皆指親而言。

此言祭前致齊之事。

致齊在後，散齊在先。致齊是已入齊所，散齊是未入齊所。

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

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

戶而聽。僂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入室入廟室也。僂然彷彿之貌。容聲舉動容止之聲。僂然大息之聲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

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

享。思終身弗辱也。存以上文三者不忘而言。著以上文見乎其位以下三者而言。不能敬則養與享祇以辱親而已。

辱是指辱親言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

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

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

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

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仁以事親而廣其愛。則王者以禮明義之舉。

兄而順其序則霸者以禮明義之舉

五者各從所近。則人道盡于此矣。近王近霸。似非聖人之言。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此言愛敬二道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此一節論鬼神之說甚精。當與中庸參看。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鬼神之處是焄蒿使人精神悚然。是土處是焄蒿使人精神悚然。是

悽愴

骨肉二句就鬼言。其氣數句就神言。

昭明可作神明解。

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因其不靈

可掩者制為尊極之稱而顯然命之曰鬼神以為天下之法則故民知所畏而無敢慢知所服而無敢違

秦時謂民為黔首。似此篇為秦以後人所作。

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聖人以鬼神之說告人。未足以生其愛敬之心。故復立為宗廟之制。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膻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

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合見閒二字以俠。加以鬱鬯。以報魄

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二端謂饋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二禮謂朝

踐之禮。饋熟之禮。見讀為覲。雜也。以蕭蒿雜
脾膏而燒之。故曰覲。以蕭光。此是報氣之禮。所以鬱鬯者。魄降在地。用鬱鬯之酒。以瀆
薦與羞而雜。以兩。醴酒。故曰覲。以俠。也。禮加以鬱鬯者。魄降在地。用鬱鬯之酒。以瀆
地此言報魄之禮。及上下精義無閒。所以為禮之至極也。酬酢

報氣報魄。即承上二禮言。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川公桑公家之桑。蠶室養蠶之室。近

也外閉戶屬在外而閉則向內也大昕之朝季春朔之旦也辰乾也蠶惡濕故葉乾乃以食也

為蠶室養蠶取其絲以為祭服故詳之祭義中。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單盡也副之為

言覆也婦人首飾所以覆首者禕禕衣也禮之禮待獻繭之婦人也

歲單者指三日月盡之後。

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良日吉日也三盆手

者置繭于盆中而以手三次掩之每掩則以手振出其緒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泣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

戰陳期于致死此與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不同使畏縮之人無所藉

口。

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安為難者謂非勉強
矯拂之敬也卒為難

者謂之不特終父母之
身孝子亦自終其身也

此孝經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也。

安而無卒則安非真安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

之謂禮終。

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已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此其下能養之事也
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功勞足以及物可謂用勞矣此其次

四海之事也。匪乏也。博施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也。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可謂不匱矣。此即大孝尊親之事也。

不匱必如舜之以天下養始足以當之。

此所謂祭之以禮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無人為大言無如人

最為大蓋天地之性人為貴也。徑邪徑也。游徒涉也。己不以惡言加人。則人自不以忿言復我。如此則不辱身不羞親矣。

與曾子所云。啓予足。啓予手。數語意同。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四代所貴不同。而所尚則同。故曰年之貴乎天下久矣。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

而弟達乎道路矣。此言少者與長者同行之禮。肩而不併。謂少者不可以肩齊並長者之肩。兄輩則為雁行之禮。肩而併。謂少者若是以父之輩則

直隨從其後矣。車徒辟言或乘車也。徒行皆當避之也。任所負載之物也。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遺棄也。

強衆以少者言。弱寡以老者言。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獫狁矣。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君田獵。四則

起其民爲卒。徒五十始。衰不供。此役田畢。分禽則長者受賜多於少者。春獵爲獫狁。冬獵爲獫狁。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五人爲伍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搜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

而弗敢犯也。自朝廷以至軍旅其人可謂衆矣然皆以通達孝弟之義死於孝弟而不敢干犯也以

教化大行人寧死不敢犯不弟之罪知有義而已。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

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

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

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

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慤善不違身周旋以升降無非敬也所存也耳目不違

述同述者猶術省也愛者愛其親也懼不及愛者懼愛親之心存乎內遂遂言思親之語也語而未之然如親欲有所語而未發也陶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內遂遂言思親之

乎心達外

此敍祭前之事在散齊致齊之內。

如懼不及愛如懼不及見其所愛如語焉而未之然如有所以語親

而未之答也。

宿者指助祭者。

如將弗見。謂不見親之出也。如將復入。然如覩親之復入也。

禮記菁華錄卷七

侯官吳曾祺評註

祭統第二十五

前二篇一言其法。一言其義。所以論祭者備矣。然而聖人且病其繁也。乃復舉大意言之。謂之祭統。統者指其要之謂也。猶挈領提綱之意。明乎此則至繁之中。有其至簡者存焉。故以繼二篇之後。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五經吉凶軍賓

嘉之五禮也

所謂怵者。即祭義中所謂怵惕之心。悽愴之心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

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不求其為無求福之心也

言其內盡於己。而心無不順。外順於道。而事無不順也。

本之誠信忠敬之心。以與神明相見。故曰明薦。

古者祭而不祈。故曰不求其為。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畜者藏也。中心藏之

道而不忘是順乎率性之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

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時者以時思之

禮時為大也

即聖教無違之義。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陽陰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此言昏禮之關於孝道者。

處處皆兼內外言之。禮意始備。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

神明。此祭之道也。

蠶。緇服亦冕服也。緇。以色言。非莫耕。非莫蠶。言非無可耕之人。非無可蠶之人也。

自取夫人以下。皆論諸侯之事。此復兼天子言之。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物猶事也。不苟慮不荷動皆所謂防也。

止訖文異義同。

散齊又謂之戒。禮器所謂七日戒也。致齊又謂之宿。禮器所謂三日宿也。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句夫人薦浼水。君執鸞刀羞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

之。從宿讀。宿讀爲肅。猶戒也。明水宗婦執盞齊。從夫人殺牲。用以薦齊。藉於位。婦同宗之。就盞齊。盞以

酌此。況齊而薦之。膾肝肺。蓋進也。夫人薦豆。酌者君羞。膾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也。

夫人有故。則大宗伯代夫人行禮。

自裸尸至羞膾。皆君與夫人共之。至舞則君與羣臣之事。夫人不與也。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東上近主位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

此聖人之道也。裸。假於外者。裸則禮爲重。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武宿夜。武舞之曲名也。誠敬。

者物之未將者也誠敬之志存於內而假外物以將之故其輕重隨志進退若內志輕而求外物之重雖聖人不可得也

武宿夜即大武。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鼓舞，以待旦，因名焉。

雖假於外物以增之，而仍以自盡為主。

夫祭有餽，餽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餽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餽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

矣。牲既殺則羶血腥於鬼神及熟之於俎而尸始食之是尸餽鬼神之餘也

政以愛人為主，故惠之所施可以觀政。

是故尸諷，君與卿四人餽，君起，大夫六人餽，臣餽，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餽，賤餽，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餽上之餘也。凡餽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諷起也，施惠之禮，修舉於廟中，則施

惠之政必徧及於境內，此可以觀政之謂也。

尸不言起而言謏。謏者不疾而速也。儀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士虞禮皆言尸謏。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餒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爲物以事言
興物以具言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此數句卽大學中語。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

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倫猶義也。

聖人以神道設教。故於祭之中而十倫具焉。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筵席也。几所馮以爲

安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氣無間共設一几使神馮依乎此也詔告也祝也謂祝以事告尸於室中也出于祊者謂明日釋祭出在廟門外之旁也

祭者以其妃配。故謂同几。

祊在門外。即郊特牲所云索祭祝於祊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君出門迎尸則疑以君而迎臣故不出者所以別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

不言父子者。以下文有父子之倫語。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

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行猶列也。父北面而事子行也。尸者欲子知事父之道當如是也。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自獻卿以下至羣有司凡同爵則長者必先飲故云皆以齒

前言貴賤。此言尊卑。其義一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命此一獻則上文尸飲五君獻

時癩之

雖在廟中。亦必南鄉。示向明以治天下。為不可易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

之別也。校豆中央直者執醴執禮齊之人也此人兼掌授豆

雖夫婦不相襲處。言別也。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

焉。殷質貴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前貴於後據周言之

貴賤所取不同。而惠則無不及。此所以於明分之中。仍示達情之意。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

長幼有序。爵在行禮之器也。此旅酬時賜助祭者酒衆兄弟子孫等在昭與昭齒穆與

也。穆齒也。

夫祭有畀輝胞翟闔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闔者守門之賤者也。古

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未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爲政之患。莫甚於上澤不下。究下情不上通。故以際爲言。際者。上下交之謂也。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自名下文謂自成其名是也

此論鼎銘之義

欲顯親必自自成其名。始不能自成其名。則且陷於辱親之失。何顯揚之有。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

明示後世教也。

論說諫錄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酌斟之孝也輕重大小也祭器鼎彝之屬自成其名者自成其顯揚先祖之孝也

於先祖之下也順無所違於禮也示後世而使子孫效其所為則是禮也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

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

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上謂先祖下謂己身也利己之見其先祖之善也與之使君上與己銘也利己之得次名於下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

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

孔悝衛大夫周六月夏四月也

公衛莊公蒯賾也莊叔悝七世祖孔達也

銘雖近於頌揚之體。亦必以崇實為主。後世雖傭販之夫。苟得志一

時。其沒也。亦必有墓志銘神道碑一篇。而讀之者。不值一噓。其為不

足重也久矣。

哀公十五年冬。蒯賾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悝酒而逐之。此云六

月命之者。蓋命後即逐之也。

孔悝先世無善可稱。文獨列之。殊不可解。或者以存文體歟。

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獻公成公之曾孫名衍。成叔莊叔之孫。烝鉏也。

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

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

文叔孔罔其尙而能興起之也。作率。奮起而倡率之也。慶。癩也。古癩慶同音。

自公曰至休哉。皆鼎銘之辭。

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揚對

至彝鼎十三字止。作一句讀。言對答揚舉用音。君殷勤之大命。施及于烝祭之彝。尊及鼎也。

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論譏先祖之美。使已亦得附之以傳。故曰比。

應上文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二句。

經解第二十六

經六經也。解則釋經之辭。案六經之名。出自漢人。不應孔子之時已彙而合之。首一節家語與閒居。天有四時節相屬。此與天子者與天地參相屬。其出自後儒補苴掇拾。更無可疑。使刪去前百餘字。以下自爲首尾。更易以他名。始爲完製。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此言聖人與天地合德。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此言政之善者。

乾之四德以仁禮義知爲序。孟子四德以仁義禮知爲序。與此不同。聖人口中只稱三王不稱五霸。此則五霸並稱。定是後人語。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輕者禮之小重者禮之常。圓者禮之大曲者禮之變。禮之煩直者禮之簡。方者禮之常。圓者禮之大。曲者禮之變。禮之煩直者禮之簡。方者禮之常。

是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也。

君子審禮則於人情天理燭照無遺。故人不得而欺之。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首篇

孔子曰記者述孔子之言也是故以下疑是記者之言故引孝經孔子之言以結之也。隆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乎其中要之不離於道而已。士志於道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

心故於無方曰民。

以下所敘皆敬讓之事。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禮禁於未然之前。故以防止水為比。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苦謂不
至不答

屬之

分應上數項。序次錯落不同。

人知徙善遠罪。則致刑措之風不難矣。

哀公問第二十七

此篇上半問禮。下半問政。大戴分作問禮大昏二篇。家語小戴以俱哀公所問。故合之。按史記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及哀公之十一年丁巳。孔子年六十八矣。朱子云。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則此篇與中庸哀公問政章。正其所對語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哀公魯君名蔣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會節謂行禮之期。如葬祭有葬祭之時。冠昏有冠昏之時。不可廢也。

必以所能為教。則非託之空言可知。

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節謂分之所限而不可過處。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有成事謂日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雕鏤祭器之飾文章黼黻祭服

之飾也嗣者傳續不絕之義

有成事而無以嗣之。則卒歸於廢而已。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

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

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順之謂上下皆無違心也言猶明也喪算五服歲月之數殯葬

久近之期也即安其居者隨其所處而安之也節儉也醜猶惡也器養器也自奉如此其薄者蓋欲不傷財不害民而與民同其利也

待其順。然後與之。言不強民以所不知也。

以上皆言禮以儉為主。自奉既薄。則能與民同其利。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

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

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之實貨財也。午與迂同。午其衆。遼取

梁心也。求得當欲言。不過求以稱其私欲而已。不以其所不問其理之所在也。由前由古之道。由後由今之道也。

數語皆儉之反。故舉以爲戒。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愀然。慄動之貌。作色。變色也。德。

也。猶幸。

上篇問禮。此篇問政。然舍禮卽無以爲政。故仍兼禮言之。

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庶物。衆事無似也。所肖似言無德也。

三綱人倫之大者。故舉此爲言。

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

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三者以夫婦為本，故大昏為大也。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已而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

夫婦為人倫之始，故特舉大昏為言。

哀公以公子荆之母為夫人，而以荆為太子，國人惡之，卒以失國。此閨門之內，正始失其道也。故夫子論大昏為詳。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句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固，陋也。請少進，固陋者幸。孔子

更略有以進教我

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本公羊說，左氏則謂天子無親迎，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迎。禮經所說，與公羊合。

孔疏魯得郊天，故云天地社稷之主。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言直

當作朝廷物恥謂事物之汗陋國恥謂國體之不伸
辱內外之禮交治則國家安富尊榮何恥之不伸

朱子云。孔子遂言曰。至禮其政之本歟。當在上文愛與敬其政之本與下。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身敬吾身以及百姓之
身敬吾子以及百姓之

民之子敬吾妻以及百姓之妻愾猶至也暨也大王愛
民之君也嘗言不以養人者害人故曰大王之道也

大王愛姜女而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是其事也。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君子以位言也。在上者言雖過。民猶以為辭。辭者言之成文者也。動雖過。民猶以為法者也。所以君子之言動不致有過。俱無過。則民不待命之及。而自知敬其上矣。民皆敬上。則君之身不為人所辱。方謂之能敬身。成其親者。不使親名為人所毀也。

過言則民作辭。謂民有所藉口也。過動而民作則。謂民有所效尤也。各注俱非。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能樂天。則於理無所不順。成身之道。亦順其理而已。

此孝經所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也。

不能愛人。則所至皆仇。故曰不能安土。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之物者。實然之理也。

物猶事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

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

而明，是天道也。日月相從不已，繼明照于四方也。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也。後

也世

不閉其久。家語作不閉而能久。語意較顯。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哀公自言其不能敏悟，所教孔子以簡切

要者言之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

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

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無如後罪何？言雖聞此言，然

此言是有意於寡過矣。故孔子以爲是臣之福。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此篇記仲尼燕居。與子張子貢言游。三子論禮樂之旨。謂之燕居。在退朝之時也。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言縱

汎言諸事也。周流無不徧者。隨遇而施無不中節也。逆者悖戾爭鬪之事。足恭便給之人。貌雖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德則亡矣。

禮君子言更端則起而對。此因三子起立。故復命之坐也。

子貢居次而先對。故為越席。

三者並言。而獨論給者。蓋以子貢言語之才。恐其以好辨勝人。故先為對證之藥。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能食不能教亦為不及。故子貢并以中為問。

商不在坐而言及之者以其與師之失正相反也。

子產十五字家語別見正論篇疑脫簡在此。

制中則無過不及之弊。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則何如子

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

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饋奠死喪飲

酒皆行之於鄉故曰仁鄉黨領謂總攬收拾之也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善者渾全而無虧矣

事天地主於敬故於郊社言鬼神事宗廟主於愛故禘嘗言仁昭穆

饋奠始死者之奠也故言仁死喪習射尚功則壯者有以勵習鄉尚

齒則少者有所讓所以待鄉黨也食以示愛饗以示敬所以待賓客

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明乎郊社之義則事天如事親

明乎嘗禘之禮則事親如事天仁人孝子明於此故能推民胞物與之心而天下國家有不離治者也

郊社嘗禘舉所最重者而申言之居處以下又舉上所未及者而言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

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

故武功成也。三族父子孫也

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

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

前凡衆之動得其宜。以量鼎為言者蓋量為器之大者大者得其象則小者從可知鼎為器之重者重者得其象則輕者從可知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

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

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

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

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

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

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祖假無定尚之貌。祖始也。洽合也。言

無以率先天下。而使之協合也。

前半言有禮之得。所以爲法。後半言無禮之失。所以爲戒。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知者知其理也。事者習其儀也。聖人已者言可以進於聖人禮樂之道也。兩君相見。諸侯相朝也。縣樂器之懸於筍簞者也。夏籥。禹大夏之樂曲。以籥吹之也。振羽。即振籥示情者。欲賓主以情相接也。示德者。欲賓主以德相讓也。示事者。欲賓主以事相成也。

九者。即舉前之仁鬼神五項。合大饗有四爲九也。前五項是總其凡而言。大饗之四。是分其目而言。實在六項而已。

大饗之四。初迎賓一也。次獻賓二也。次樂賓三也。終送賓四也。

此篇言仁者三。語子貢曰給奪慈仁。語子游曰仁鬼神。仁昭穆。仁死

喪。仁鄉黨。仁賓客。語子張曰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

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無理不動防其亂也。無節不作防其流也。素謂質朴。

猶云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

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

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

也。通窮也。

虞書。舜命伯夷典三禮。伯夷讓夔。則夔非不知禮之人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句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吾前

之語女謂昔者已嘗告汝矣舉而錯之謂舉禮樂之道而施之政事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萬物服體謂萬事皆從其理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卽是此意。

禮言履。樂言樂。皆以雙聲爲訓。

三句卽敘太平之象。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繩目巧謂不用規矩

視之巧也。室之有奧。所以爲尊者所處。堂之有阼。所以爲主人之位。或。以西方爲上。詳見曲禮。車之尊位。在左。父之齒隨。行貴賤長幼。各有所立之位。

治字是結上文。亂字是起下文。

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

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此篇與上篇皆孔子平居與弟子論學之語子夏精於詩者也故論詩居多程子疑三無五至之說非孔門問答之詞以其文體不類竊意孔門原有此說而漢人演之以為文耳字句間亦時見西京氣味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詩大雅洞酌之篇凱樂也

弟易也橫者廣被之意

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以達外故曰行

敗必先知則可以立於不敗之地故為民之父母

夫子以喻無聲之樂者。言人君政善則民心自然喜悅。不在於鐘鼓管絃之聲也。速初詩作棗棗盛也。選擇也。林風柏舟之篇。言仁人威儀之盛。不自有常度。不容有所選擇。初言不待人有死喪之禮。而後可見。故以喻無體之禮也。手行爲節。伏地爲匍。扶風谷風之喻。言凡人因物以行禮。而後可見。故以喻無體之禮也。此非爲有服屬之親。特周救其急耳。故以喻喪也。

不言其所以然。只以三詩爲證。蓋子夏平日固深於此者。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

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服習也。言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

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

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

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

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氣志不違。言內無所戾。則無所失。故

繼之以氣志既得。得之於身。則人亦與之。故繼之以氣志既從。人從之矣。則聲聞于外。故繼之以日聞四方。日聞不已。則方與而未艾。故繼之以氣志既起。威儀遲遲者。言緩而和。迫也。緩而無乖離。則久而愈大。故繼之以日就月將。愈大則不待之。施于近而可以

四乎遠。故終之以施及四海。內怨孔。繼之以畜萬邦。所養者衆。則其德發揚于外。故繼之。及以純德。孔明德。既發揚于外。則澤足以被于後世。故終之以施于孫子。

此一節純作韻語。蓋非有意為之。自有無心而合者。如易書中往往有之。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

湯之德也。

三王之德參於天地。蓋古語。故子夏舉以為問。詩商頌長發之篇。孔子引之以證湯無私之德。

鄭云。勞勞來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

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上章引詩以明王道之無私。此言天地之無私也。形猶迹也。

此即天地之無私為比。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

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

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即至誠前知之謂也。耆欲將至。有開必先。言先有以開發其光

將興天必為之。豫生賢佐。詩大雅嵩高之篇。國家

鄭云。耆欲將至。謂王天下之期將至也。有開必先。謂天為之生賢知之輔佐。

天降時雨。句即喻有開必先。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

乎。先其令聞者。未王之先。祖宗積德已有令善之聲聞也。詩大雅江漢之篇。蹶然喜躍之貌。

復引大王者。以文武之基。皆由是起。

坊記第三十

此於子部中屬儒家言。蓋漢世儒者所為語錄。宋程子以為是

賈誼董仲舒之言。理或然歟。凡三十九章。體例不一。或數經共論一事。或一經惟說一事。或每事引詩書結之。或不引詩書。無一定義例。謂之坊記。取以禮坊民之意。

又案所云子云者。大抵是作者自稱。或者弟子述其師之語。知非為孔子言者。以篇中有引論語曰云云也。坊記表記二篇。稱子皆仿此。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

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辟讀為譬。坊與防同。理欲相為消長。禮

則防其所不足。而制其所有餘。焉性之善為德。禮以防之。而養其源情之蕩為淫。刑以防之。而遏其流。然人之欲無窮。而非防閑之所能盡也。聖人于是而有命之說焉。命出

于天。各有分限。而截然不可踰也。以是防之。而欲不得肆矣。

首節一篇之綱。道即下禮刑命也。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

不慊於上。故亂益亡。以家制貧而不過百乘所以約也。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費而不

使之慊也。

此曲禮所謂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至好禮則志不懾也。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而食祿也。浮在上也。才德薄而受祿厚是食浮於人也。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

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是醴酒也。示民以不食淫于味也。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少。是示民以

上下之等也。祭禮之末序。昭穆相獻酬。此以和睦之道教民也。堂上者觀室中之禮儀。堂下者又觀堂上之禮儀。其容有不肅者乎。詩小雅楚茨之篇。

戒卽散齋。在致齋之前。

曲禮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此

過之者趨走之謂也。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

稱二君。稱君子人君之子有君君在也不謀仕嫌欲急於為政也世子他事皆不得稱君貳唯命龜之時或君有故而己代之則自稱曰君之貳某二當為貳

不貳言無二心也。

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與曲禮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意同有上

下謂卑當統于尊也

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即不敢私其身也。

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

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

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不敢以車馬饋人。即明上文不敢私其財之意。故曰示民不敢專也。

中庸第三十一

禮記菁華錄卷八

侯官吳曾祺評註

表記第三十二

此篇體例與坊記相似。坊記多示人以所當戒。故以坊爲名。此篇示人以所當法。故以表爲名。篇中言仁處多。程子稱表記爲近道。蓋宋世儒者亦多尊信是篇。

篇中屢用子言之。子曰。後人有疑爲孔子之言。惟皇氏云。皆發端起義。事之頭首。則稱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據皇氏之說。則不以爲孔子之言。案篇中如以怨報怨。義道以霸夏道。尊命事君。大言望大利。辭欲巧。數章皆害理。似不出孔子之口。知者辨之。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

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

而不親。安仁利仁強仁三者之功同歸于仁而其情則異道非仁不立義非仁不行凡人之舉動必右先而後左隨之故曰仁右道左

過者人所避。惟仁者受之不辭。至於利仁強仁者不能無悔。故同過

然後知仁。

仁與道相須而後無弊。故有左右之比。不尊不親。即指其弊言之。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

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

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

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聖人制行之法所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為之教所以為達道

也。惟不制乎已。故民之跋乎此而有所勸勉。知不及乎此而有所愧恥。則于仁也。知所向矣。非特此也。制禮以節其行。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容。貌以驗其文。所

已。著于外。衣服以稱其德。之有中。朋友切磋相成。以至于斯之極。而後

不矜己長。不露人短。此忠厚之道。故謂之仁。

上言責人如此其寬。此言教人如此其備。故人皆樂而從其教。

所以成人之道如此。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鷓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候人之篇

容辭皆見於外。德則蘊於內。必內外如一。而後能去偽而存誠。所謂仁者一誠而已矣。

詩爲刺曹共公而作。引之以爲無實者戒。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教之以者

道驅之說安之者得其心也

凱弟二字分作寬嚴看。凱主嚴。故曰強教。弟主寬。故曰說安。嚴者父道也。寬者母道也。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子也。命者造化所以示人者也。顯而易見。故人玩之。鬼幽而難測。故人畏之。

極言尊親之義。以水火天地人鬼為比。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此即夏殷周三代所尚不同。以明尊親之義。

夏尚忠。忠者奉。上故尊命。殷尚質。質者不欺。故尊神。周尚文。文者多儀。故尚禮。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遠之也不求備不大望於民即省刑罰薄稅斂之事未厭其親尊君親上之心自不能忘也強民言殷民不服而化之之難賞爵刑罰之制至周而無以復加故曰窮矣

三代之法。主於相救。而皆不能無弊。蓋時愈近。俗愈下。則治之愈難。皆時使爲之。而非三代之政。有所優劣也。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憫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有富禮而

節于物者也。慕而能散。周于物者也。恥費用者。儉于自奉也。輕財實者。澁于言利也。

此節語意與禮運首節極相似。大約慨近世之敝。而恍然思上古之治。蓋皆近於道家之言。漢時尊尙黃老。故所見如此。而皆託於孔子之言。蓋不如是不足以欺世。太史公論六家要指。其論道家說亦如此。

緇衣第三十三

緇衣鄭詩取以名篇者。以篇中有好賢如緇衣語。此篇凡二十四節。大抵多明人之好惡。人之所宜好者莫如賢。所惡莫如惡。故引緇衣之詩。陸德明引劉瓛語。定為公孫尼子所作。按此篇體例與坊記表記極相似。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

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

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大臣不見親信則民不服從其令故不寧此蓋由

過於然人君不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不至於怨乎不以不使遠臣聞近臣則近臣不

至於疾其君不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無所壅蔽而得見知於上

矣毋以小謀敗大作謂不可用

小臣之謀而敗大臣所作之事

古之用人者。任則不疑。疑則不任。無信任之意。而徒富貴之而已。使

大臣不得盡其職。此大亂之道也。

此節雖寥寥百餘字。括盡多少名臣奏疏在內。

此又見逸周書。乃祭公謀父將死而告周穆王之詞。以為葉公誤。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

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

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

惟曰怨。昔吾有先正以下五句。逸詩也。下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之篇。君牙周詩。民

主於外然由於心之所值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此論君民相須之理

水既載舟亦能覆舟。即此二句注脚。

民存民亡並言。故兩引詩書以足其意。

奔喪第三十四

問喪第三十五

此篇設問以明居喪之禮。故以問喪名。通篇分作二段。前一段五節。總論孝子居喪悲哀痛疾之意。後一段四節。列問喪禮。斂袒免杖之義。皆人子所當深考也。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鄉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也。上衽深衣前襟也。以號踊踐為妨。扱之於帶也。交手哭謂兩手交以拊心而哭也。糜厚而粥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也。

為新讀為辨。纒骨辨。纒髮。纒徒跣。無履而空跣。

此節論親始死至斂三日以前之事。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此鄰里之義也。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

意。悲哀志蕙。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哭踊本有數。此言無數者。又在常節

之外也。滯煩也。

此論三日而斂至葬之禮。

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

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發開也。爵踊似爵之跳。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擊之

拊心也。辟心也。

此因男子而及婦人。論其不袒之義。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

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

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

辟踊盡哀而止矣。盡哀而止者他無所寓其情也

如慕如疑已見檀弓。

連用數矣字。語意極悽婉之妙。

心悵焉愴焉。惚焉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此言反哭至終喪之情惚猶恍惚也勤謂憂苦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此申論三日而斂之義。設問以明之。

家室之計。謂稱家有無而爲之計。

服問第三十六

閒傳第三十七

三年問第三十八

此篇論居父母之喪。以三年爲期之義。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孔子亦云。天下通喪。此又何疑。然而人或病其久。以宰我之賢。親受業聖人之門。猶以禮樂崩壞爲慮。則其下者更不待言。讀此方悟先王制服之意。蓋必如是而心始安。初非強人以所難也。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

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三年之喪以二十五月為期。其至二十七月者服之餘也。

復生者除喪反生者之事也。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踣躪焉。跼蹐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人為萬物之靈。言鳥獸則人可知。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

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

患猶害也。邪淫之害性如疾。痛之害身放云。患邪淫也。

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遂之謂不時除也。

立中制節則賢者可俛而就。不賢者可企而及。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言為父母者本應三年。其止於期者。如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及父在為母之類。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焉語辭猶云所以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和以情言謂情無不至。壹以禮言謂禮無不至。

此因三年喪而兼論及五服之制。

深衣第三十九

此非朝祭之服。然古人於此亦必有一定制度。不似後人可以意為之也。通篇狀物之工。在秦漢文字中不可多得。當與周官

考工記並讀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紆鈎邊。

要縫半下。

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被於體深。蓋故名。深衣合縫者為續。紆覆縫為鈎邊。要縫七尺二寸。是比下齊之一丈四尺四寸為

也。半之

裕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脇。當

無骨者。

格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運回轉也。深衣之處。下不厭髀。骨上不可當骨。惟當其閒無骨之處。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

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袷交領也。踝足跟也。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上下相接如繩之直。故云負繩也。下齊裳末緝處也。欲

其齊如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

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規所以袂。圍行中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也。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政。解負繩。以方其義。解抱方也。制有五法。故曰完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故曰弗費。吉服以朝。解祭爲上。燕衣則居其次焉。故曰善衣之次也。

以上備列五法。此復一一就其義言之。

於文事釋端冕則服之。於武事釋介冑則服之。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

純邊。廣各寸半。纁。藍文。純。衣之緣。袂。緣。緣。袖口也。純。邊。緣。襟。旁。及。下。也。

兼詳衣緣之制。

投壺第四十

儒行第四十一

此篇所陳多誇詡之詞。而乏從容之趣。殊不似聖人對君語氣。

當是漢世學者欲自張聲價謬託於聖人之言以取信於後世。然其所論為儒宗旨固不遠乎大道。故從來治經者均有取焉。至其文章之美尤足增長志氣讀之令人神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

儒服。

逢掖大也。大掖之衣謂肘掖之所寬。大緇布冠。殷世則名章甫。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

衣冠從宋魯之制。故曰其服也鄉。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公於是命設席使孔子坐侍而問。席上之珍自貴而待賈者也。

臣之攢相者久則疲倦雖更代其僕亦未可得盡言之也。

此即待賈而沽之意。蓋聖人未嘗一日忘世。而出處之間。義不可苟。故不覺遲曲慎重如此。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
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中猶正也三揖而後進故曰
雖進一辭而遂退故曰易退

粥粥者柔弱之狀是皆禮之所修道之所與也

大讓如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近於自抗故如慢小讓如衽
席之上讓而下坐觴酒豆肉讓而受惠近於過謙故如僞下二句卽
承上二句說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
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

此者

齊難齊莊可畏難也

平日志趣堅定則倉卒之際不爲外物所奪故曰備豫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
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
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者之於
天下所以

自為者德而已所以應世者義而已我之所以可貴人不得而奪也此金玉土地多積不如信義多文之貴也雖得難畜主於義而所以自貴也雖曰自貴時而行義而合勞而食未始遠於人而自異也

中正自守而未嘗有詭激之行故曰近人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螫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

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過言出於

其威則改故不再流言出於人之毀禮義不習其謀者言其謀必可成不待嘗試而後見於
用也淹謂浸漬之劫脅也沮恐怖之也鷙猛鳥獸也鷙猛之蟲當攫搏之不程量其
勇而後往以况儒者勇足以犯難而無顧也引重鼎不程其力又以况儒者材足以任
事而有所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為其動則當理而未嘗
至於悔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為其機足以應變而不必豫

人固有謹慎自愛而事勢所劫不克有終者故必強固不撓乃見學

問之功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

淫其飲食不溲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淫也侈

不溥。溥厚也。不淫。淫義。所以立義。

過失句稍有語病。乃尚氣好勝者所為。非儒者改過不吝之道也。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

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忠信禮義所以禦人之欺侮。猶甲冑干櫓可以捍患也。行則尊仁居則守義。所以自信者篤。雖暴政加之。

有所不變自立之至者也。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

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詔。其仕有如此者。一畝謂徑一步長百步也。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

十步。宮牆為垣也。牆方六丈。環周迴也。方丈為堵。東西南北各一堵。篳門以荆竹織門。圭窬穿牆為之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蓬戶編蓬為戶也。甕牖者。聽圓如甕口。

也。上答之不敢以詔者。不合則去。即安之而不詔。無患得之心也。不疑無患失之心也。

呂氏大臨云。首章言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窮。

此章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

也。有本末先後之差。

安貧樂道。是絕等學問。聖門惟顏子可以幾之。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楷法式也。上弗援在下。下弗推在下者。不舉我以進也。危起居謂因事。中傷之也。信其志。謂志不可奪也。

世道人心之故。未嘗一日去懷。方是聖賢運量。否則直沮溺之流已耳。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幽居

不淫窮不失義也。上通不困達不離道也。禮之體嚴而用貴於和。忠信禮之質也。故以為美。優游用之和也。故以為法。毀方而瓦合者。陶瓦之事。其初則圓。割而為四。其形則方。毀其圓以為方。合其方而復圓。蓋於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辨之意。

嚴於責己。而寬於責人。則於處世之道。綽然有餘矣。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句不望其報。

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程不輕薦也。積累其

不求報於人上
不求報於國

此宰相之事。如大學所稱一个臣是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

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之彼雖居下不待此之同升則不升彼雖疎遠不致

者義有厚薄故也

交友之道盡於此數言。然必守正不阿。方為君子之黨。否則意氣用

事。必至同己者附。異己者離。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如漢宋明之學

派是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

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

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翹與招同舉也。舉其過而諫之也。澡身浴德所以正己

之也。麤而翹之者。明告之也。靜而已正之。既不見知。然後顯其為高。其文之多。皆故

曰不急為也。其行之高。皆自然而已。不必臨深以相形。然後顯其為高。其文之多。皆故

有而已。不必加少。以相益。然後成其為多。世治而非其重。故曰不輕。世亂而

此節專主正君言之。與上言特立不同。

賢者之論國事。期於有益。無一毫為名之心。故其作用如此。若明季之諫官。殆無一不與此異矣。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

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慎靜者謹

勳守身之道也。尚寬者寬裕以有容待人之道也。遠於文則質勝而野。近文章則亦不知使知力行之要也。博學知服。即博文約禮之謂也。遠於文則質勝而野。近文章則亦不知使君好賢。雖分其國以祿賢者。視之如錙銖之益。不謂不臣不仕也。人

不臣不仕。須以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語求之。否則直巢許之流已耳。君子弗尚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

句。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合志以所習言並立

爵位相等也。相下以尊位相讓而已。處其下也。其行本方立義。謂所本者必方正所立者必得其宜也。同於為義則進而從之。不同則退而避之。

合志六句。是善全於既交之後。本方三句。是慎擇於未交之先。二者

相輔爲用。方無流弊。否則比之匪人。君子無取焉。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

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

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本仁之本謂地

備踐履也。作充廣也。能事也。八者皆仁之發見。兼有此仁之行而不敢自以爲仁。是尊仁而讓善也。

八者皆仁之事。他人得其一。已不免翹然自喜。而君子之有而不居

如此。所以爲尊讓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憫君王。不累長上。不閱有司。故

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句。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

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所限者。如有所墜。失獲者。如有

吝氣之歎。恩獨厚也。累猶係也。閱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遠道也。

此段總結上文。復以別出僞儒者爲餘意。使漢高讀此篇。亦當自悔

其失言矣。

冠義第四十三

自此以下六篇皆與儀禮文互見。惟儀禮謂之禮。此則以義名。蓋必義明而後禮可得而考也。朱子謂儀禮為經。禮記為傳。即指此數篇而言。

所言皆士禮。不以士冠義名篇者。省文也。冠行於大夫以上。而必以士為斷者。所謂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禮重則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為國也。故曰為國本。

加冠之禮。乃擇有德者為之。故以筮賓為第一義。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將冠者與主人同在阼。所以著其傳付之意。醮于戶西南面。賓位也。以禮賓之。禮子所以為成人。敬也。古者童子雖貴。名之而已。冠而後賓。字之以禮成。

人之道。故敬其名也。

阼者迎賓之所。冠之於此。將使之代父而為主人也。故曰著代。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此禮爲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於衆。

子也。玄冠。齊冠也。玄端。服天子燕居之服。諸侯及卿大夫士之齊服也。摯。用雉。

司馬溫公以見於母。母拜之。今不可行。爲之起立可也。此說良是。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昏義第四十四

昏爲嘉禮之一。正家之道。必始乎此。故聖王重之。謂之昏者。嫁娶之禮。以昏爲期也。冠昏二義。文間見郊特牲篇中。宜取出附。

入文意始備。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

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

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采擇自我而名氏在彼。故首之

謀以達之也。謀既達矣。則宜貴鬼謀以決之。故又次之以納吉焉。人謀鬼謀皆協從矣。然後納幣以徵之。請日以期之。故其序如此。

納采各事。儀禮皆詳載。兩姓問答之辭。此第言其義。故略之。

親迎之禮。合上納采五事為六禮。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

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

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

而酌。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其牢而食者。同食一牲。合壻而酌者。以一瓢

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以輪三周為節者。取陰陽奇偶之數成也。合壻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

一一承父命而行。示不敢自專也。而教孝之道寓於其中矣。

妻者齊也。同尊卑者齊之謂也。蓋敵體之重，所以異之於嬖寵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

數語即本之易經說卦。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質明昏禮之次日正

明之時也，贊相禮之人也，筭之為器，似筥以盛此棗栗段脩之贊，婦盥饋，特豚合升而分載之，左胖載之，舅俎右胖載之，姑俎，此明其為婦之孝順也。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

著代也。厥明昏禮之明日也，阼者主人之階，子之代父將以為主，於外婦之代姑將以為主於內，故此與冠禮並言著代也。

冠禮將使之代父為主於外，昏禮將使之代姑為主於內，故同以著

代為言。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上下相從謂之順。順則不逆。可

否相濟謂之和。和則不同。舅姑之禮至隆。故可順而不可逆。室人之禮相敵。故雖和而不必同。

如此則為夫者不得蹈婦言是用之失。而家道立矣。豈若後世悍妻在室。上下水火。而其夫之情好尚如故也。而後二字極有味。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祖廟未毀。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於君。為親故。使女師教之于公宮。公宮。祖廟也。既毀。謂無服。則於君為疏。故教之于宗子之家。德貞順也。言辭令也。容則婉婉。功則絲麻。祭之者。祭所出之祖也。魚與蘋藻。皆水物。陰類也。芼之為羹也。

此節追叙未昏以前事。惟上皆泛說。此則指諸侯之女說。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六官天地四時之官兼三公數之則

謂之九卿六官者欲治其國先小寢五也先言六官而後言六官者欲治其國先齊其家之意也

前半述人間通行之禮。以下始專就天子言之。儀禮篇目以士昏禮為名。而此論及天子者。蓋推而上之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鄉飲酒之禮。孔疏定為四事。一為三年賓興賢能。一為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一為州長習射飲酒。一為黨正蜡祭飲酒。呂氏大臨駁之。謂鄉人凡有聚會。當行此禮。不獨四事。案尋常飲酒。豈能備此委曲煩重之禮。此說似不可從。仍以孔疏為是。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

前後
三日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謂賓主介僎之坐。象春夏秋冬也。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主人者厚其飲食之禮也。聖通明也。者謹其進退之節。義之道也。

謂禮義所在通貫而顯明也。敬其天理之節。體夫人倫之序。所得者皆吾身之實理也。

由仁義二字。生出一篇大議論來。詞意十分精密。未經人道。

以仁義分屬賓主。至坐次之設。古人確有一種精意。非好為儀文也。舍其坐遷。屢舞僎僎。詩所以賦既醉也。若人人以禮自守。安得有此。

祭薦祭酒敬禮也。啐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卒解則盡爵故遠在四階上酒為觴中之實今致盡此實也

中啐謂飲主人酒而入於已故在席末於席上者是貴禮於席末啐酒是賤財也

禮者義之屬。財者利之歸。先禮後財。則民不至見利而忘義矣。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立者坐于堂上

習鄉尚齒。故於此特詳言之。明乎此。而拂其耆長之風。亦可以少止矣。

射義第四十六

古者重射。自諸侯以下。莫不有事於此。而觀德一語。尤為重射本意。故此篇於發端。即以德行爲言。以下分言賞罰之用。及引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速賓之言。亦莫不以德爲重。後世則專以勇力取重。與此篇所言之旨。稍不合矣。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侯諸

之射大射也。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

諸侯之射。大射也。所以明君臣之義。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鄉射也。所以定長幼之倫。故先行鄉飲酒之禮。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射一鵠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

以志不分。然後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爲德可知矣。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
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
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
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
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
也。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一終為一節

三篇皆存。惟貍首逸。下文云曾孫侯氏四語。即貍首篇文。

數語釋樂意。

仍就德行言。而以其效明之。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
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侯諸

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也。但既為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材藝之高下。射者男子之事。謂生有懸弧之義也。

先行燕禮。鄉飲酒禮。所謂飾之以禮。騶虞貍首采蘩采蘋。所謂飾之

以樂此一語結上文。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三歲而貢士大國三

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

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以射試之。即以士之賢否。以定諸侯之賞罰。此略如後世待舉主之法。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

者半。矍相地名如堵牆言圍繞而觀者衆也鄉飲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為司正至將射則轉司正為司馬故云射至于司馬也正進也旅酬衆選賢而進其來觀

欲射之人也賁與價同覆敗也亡國亡其君之國也與為人後言人有死而無子者則宗族既為之立後矣此人復求為之後也賁軍之將無勇亡國之臣不慮求為人後者

忘親而貪利此三等入皆在所當棄故不使之入

又引孔子之事明之。

祇言當入不言當去善善之義也。為人後如贅壻之類。故以貪利去之。非指出為人嗣者。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句不。句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周公

姓裘名之語助也序姓點名揚舉也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解於賓與大夫曰幼壯而盡孝弟之道老耄而守好禮之心不與流俗同其願靡而守死善道者今此衆人之中有如此樣人否當在此實位也

公罔姓裘名之語詞。如孟舍稱孟施舍之類。

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句不。句在

此位也。蓋勵有存者。年雖高而言道無所遠誤故云稱道不亂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

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

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

則不得爲諸侯。也釋己之志者各尋其理之所在也射已之鵠者各中其道之當然

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準謂之鵠者于侯中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小鳥雞中是以中之爲鵠

得與不得猶上文慶讓之義不可以詞害意。

前之中不中就所貢之士言此之中不中就諸侯言。

燕義第四十七

古者君臣之誼甚親。聖人懼其褻也。故爲禮以治之。使夫聯之

以情者。未嘗不嚴之以分。此上下所以能相安也。自秦漢以後。

儀節嚴重。堂陛之上。如接天神。其能行此者希矣。又按此篇所

云皆諸侯之禮。而不及天子。意者天子之禮當自爲篇。而今佚

之矣。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句。大夫皆少進。句。定位也。

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與爾

禮同少進稱前也。定位者定諸臣之位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

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

之也。獻主代主人舉爵獻賓也。君尊臣不致。抗行賓主之禮。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卑故抗禮無嫌。公卿之尊。次于君。復以之為賓。則疑于尊卑無辨。且嫌于偏上也。

大夫位卑。雖暫尊之。為賓無所嫌疑也。

卿不為賓。大夫為賓。此中禮意頗為微妙。意者孫為尸。子不為尸。亦

即此義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

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

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

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

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

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宰夫代主人行爵二

人醢爵公取此醢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此之謂君舉旅於賓也君所賜爵則特賜臣下之爵

一燕雖小。能使其臣感恩圖報。至於如此。然則投醪之惠。橐肉之恩。其得死力者。蓋非虛語。

聘義第四十八

三代之世。天下之大。分爲數百國。先王懼其勢易離而難合。迨夫爭端一啓。而土崩瓦解之禍。將由是起。故爲之設交際之禮。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嗣君卽位。然後親相朝。所以聯屬其情者。其道甚備。而後能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胥是道也。朝禮今亡。惟聘禮存。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此言卿出聘之介數上公親行則介九人

諸侯之稱禮下於君二等故七介也以下放此古者賓必有介介副也所以輔行斯事致文於斯禮者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質正也於所尊者不敢至也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

賓在大門外西北面介自南向北為序主君在內迎擯者出大門自北向南為序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

尊讓也。入賓見主以大客之禮待已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後傳聘賓之命主君筵賓

又揖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賓乃升讓也

此記賓初至時。凡禮四。一傳命。一入廟。一至階。一升堂。皆致尊讓於

主國之君也。

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既拜

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

敬讓。則不相侵陵。郊勞勞之于近郊也用束帛

此記賓初至時。主人待賓之禮。凡五。一迎竟。一郊勞。一拜迎。一受至。

一拜既。所以致敬於使臣也。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

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牲殺者曰饗生者曰饋

此記賓在主國始終之禮。私面私覲。賓之施於主者。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皆主之施於賓者。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天子制此禮而使諸侯行之也。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

大聘使卿。誤謂禮節錯誤也。

愧其使臣而不遷怒於其本國之君。故能交好如故。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此詳析還圭璋之義。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

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

而諸侯務焉爾。

出既行入始至積謂饋之牢禮米禾芻薪之屬來與去皆三饋之故云出入三積也三牲備為一牢五牢謂任一牢臘二牢饋二牢

禾芻實并刈者也倍禾倍其數也乘禽屬鷩之屬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言不能皆如此豐厚也於聘禮則用財如此之厚者是欲極盡之於禮也用財雖厚盡禮而止故

不相陵健皆為有禮以制之故也

此詳析致饗餼之義。

用財之法有甚約而不為嗇有甚費而不為奢此類是也。所謂儉於

自奉而豐於侍客者即是此意。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

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

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

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

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

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備石似玉縝緻也栗堅貌剛傷也義者不苟傷

人越猶揚也。詘絕止貌。瑕玉之病。瑜其中。閉美者。尹能抑。能揚。能敏。能信。正圭璋。特精。謂行聘之時。惟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能柔。能剛。能抑。能揚。能敏。能信。正圭璋。特精。謂因之美。以全天人之道。七者皆謂之德。以結此篇。

聘禮重玉。故引孔子論玉之語。以結此篇。

贊玉之德。至為詳確。所以明君子貴玉之意。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仁義禮智。人性之大宗。喪服之制。兼此四者。人道尊矣。凡禮之所尊。為人道焉。故記者以此終篇。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往來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為體。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

以為隆殺先王制禮皆本於此

不獨喪禮為然。故曰凡。

此語可正晉人之失。

以恩理節權。分論仁義禮知。

言仁義禮知而不及信。蓋信所以行此四者。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為父斬衰。舉其重者言之。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

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為君斬衰。亦舉重而言。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

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祥日大祥日
素琴無漆飾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

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齊衰之服期而除
之以心喪終三年

古者父在為母服期。今則皆為三年之喪。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髻。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杖之所設本為扶病而以爵者

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為爵者而設故云爵也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或曰輔病者謂庶子以下皆杖為輔病故也

權制之中先言杖者。以有應杖而不杖。不應杖而杖者。權之輕重。皆於此見。

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秃。五也。偃。六也。跛。七也。老病。八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自三日不怠以至三年憂其哀漸殺而輕故曰恩之殺也

諒古作梁。謂謂之梁。闇謂如綈。鷓也。鷓謂也。慮有梁者。所謂柱。鷓也。

此子張子夏各行其是而皆不背於聖人之道。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君不言謂百官百物不能如而事行者也。臣下不能如

此必言而後事行。但不文其言辭耳。故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以高宗為法。知齊宣王漢景帝俱千古罪人。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及比

也三月一節也。練一節也。祥一節也。非仁者不足以盡愛親之道。故於仁者觀其愛。非知者不足以究居喪之理。故於知者觀其理。非強者不足以守行禮之志。故於強者觀其

其志

論居喪之禮。而知仁勇三德皆具。所以爲人道之大也。

